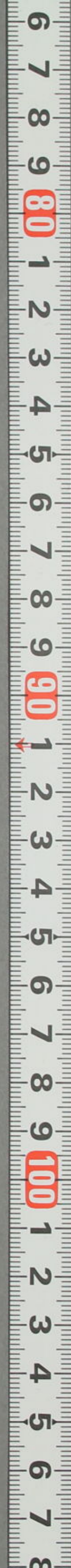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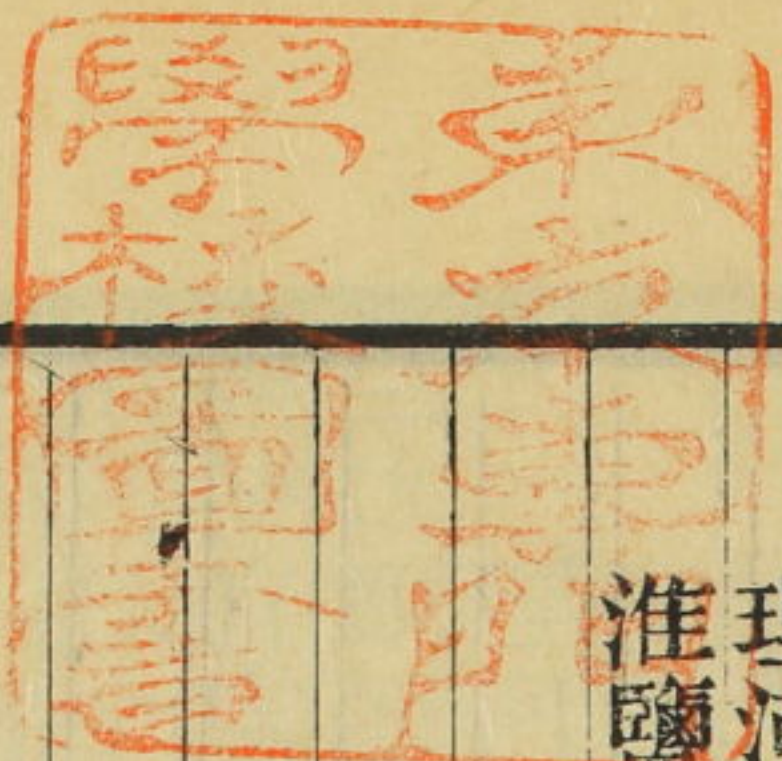


明文在

和  
318  
4



利  
298  
4



明文在卷二十九目錄

疏

理河事宜疏  
淮鹽利弊疏

周用  
霍韜

所錢文  
有翰拜

卷二十九

明文在卷二十九

常熟 薛熙纂  
嘉善 譚瑄訂

理河事宜疏

周用

臣伏觀節該欽奉敕書內開凡修河事宜敕內該載不盡者俱聽爾便宜處置欽此臣自嘉靖二十二年四月奉命總理河道伏念漕河係今日軍國重務而臣至愚至陋分甘棄捐誤蒙陛下不以臣為不肖俾承官乏居常懍懍寢食靡寧緣見凡今治河事宜前此諸臣相繼悉心規畫然又莫不皆以黃河徙決不常將來利害不能逆觀惴惴然日惟聽河之所為則是從長之議經久之圖固有所不敢任者臣撫躬感激莫知所為近日查到山東兗州府濟寧州見行文卷一件為開墾荒田以蘇民困事又一件為效愚忠興農功廣聖心以隆聖化事又一件為專責任墾荒田正民習以

固國本事俱該戶部題奉欽依轉行山東布政司各府州縣開墾  
荒田自嘉靖八年以來累經有行稽諸文案未見成功臣竊念治  
河墾田事實相因水不治則田不可治田治則水當益治事相表  
裏若欲爲之莫如古人所謂溝洫者爾今欲舉臣之末議相與乘  
時整理此一機會也又當朝覲考察之年百度維新將來任事得  
人是又一機會也敢以臣之私憂過計爲陛下陳之臣惟古今稱  
聖人之治水者必曰大禹禹治水之功莫大於河自告厥成功至  
周定王五年河徙砢磔中閒自龍門至於碣石入海不爲中國害  
者蓋一千七百年然禹之治水莫備於禹貢則皆紀其成功也而  
禹之自言則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至孔子稱禹又曰  
盡力乎溝洫夫以聖人之所爲遺於萬世而不泯固宜不可名言  
而禹之自言與孔子之稱之者惟曰濬畎澮曰盡力乎溝洫然則  
歷千七百年而河不爲中國害者實大禹盡力溝洫之賜故自禹  
至殷盤庚而稱五遷厥邦以避河圯溝洫蓋小壞矣圯猶未徙也

至周定王時而河徙則溝洫加壞矣徙猶未決也至秦廢井田開  
阡陌溝洫遂蕩然矣秦祚不延及漢而河決酸棗決瓠子決則甚  
矣歷漢而唐而宋元河徙河決不可勝紀今年治河費若干萬明  
年治河費若干萬大略塞之而已矣溝洫之政無聞焉自今黃河  
言之每歲冬春之閒自西北演迤而來固亦未見大害逮乎夏秋  
霖潦時至吐洩不及震盪衝激於斯爲甚考之前代傳記黃河徙  
決於夏月者十之六七秋月十之四五冬月蓋無幾焉此其證也  
夫以數千里之黃河挾五六月之霖潦建瓴而下乃僅以河南開  
封府蘭陽縣以南之渦河與直隸徐州沛縣數百里之閒拘而委  
之於淮其不至於橫流潰決者實徼萬一之幸也夫今之黃河古  
之黃河也其自今陝西西寧至山西河津所謂積石龍門合涇渭  
澧汭漆沮汾沁及伊洛瀍澗諸名川之水與納每歲五六月之霖  
潦古與今亦無少異也何獨大禹則能使之安於東北之故道歷  
千百年而不變而後世曾不能保之於數十年之久由前言之此

其由於阡陌之壞溝洫之不修者較然甚明仰惟陛下臨御以來愛養元元無所不至故於乞墾荒田之疏屢蒙開允則於今日肇修溝洫之政以繼神禹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之功臣愚實有望焉且黃河所以有徙決之變者無他特以未入於海之時霖潦無所容之也溝洫之爲用說者一言以蔽之則曰備旱潦而已其用以備旱潦一言以舉之則曰容水而已故自溝洫至於海其爲容水一也夫天下之水莫大於河天下有溝洫天下皆容水之地黃河何所不容天下皆修溝洫天下皆治水之人黃河何所不治水無不治則荒田何所不墾一舉而興天下之大利平天下之大患以是爲政又何所不可臣竊見河南府州縣密邇黃河地方歷年親被衝決之患民閒田地決裂破壞不成隴畝耕者不得種種者不得收徒費工力無裨飢餓加以額辦稅糧催科如故中土之民困於河患實不聊生至於運河以東山東濟南東昌兗州三府州縣地方雖有汶沂洸泗等河然與民閒田地支節脈絡不相貫通每

年泰山徂徠諸山水發之時漫爲巨浸潰決城郭漂沒廬舍畔種失業亦與河南河患相同或不幸而值旱暵又並無自來修繕陂塘渠堰蓄水以待雨澤遂致齊魯之間一望赤地於時蝗蝻四起草穀俱盡東西南北橫亘千里天災流行往往有之此皆溝洫不修之故也若使溝洫旣修則豈惟山東河南見在彫瘵之民得以衣食生活前日四遠流移之民孰不願復業墾田以圖飽暎昔也招之不來今也麾之不去民利於此安得不興臣惟善救時者在乎得其大綱善復古者不必拘於陳迹臣之所謂修溝洫者非謂自畎遂溝洫一一如古之所謂止是各因水勢地勢之相因隨其縱橫曲直但令自高而下自小而大自近而遠盈科而進不爲震驚委之於海而已矣臣又惟念遠謀不可以倖致美功不容以雜施溝洫之政歷千百年影迹湮沒竟莫舉行究其所由夫豈無故孔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古今事功半途而廢者率由於此臣愚以爲欲修溝洫之政雖曰不拘陳迹然時異勢殊變而通之不能

明史卷二十九  
三  
無所事事今略舉其大綱若正疆里以稽工程若集人力以助夫役若蠲荒糧以復流移若專委任以責成功若持定論以察羣議其諸條目未敢覲縷議定之後循其次第毋以欲速而輒更張毋因小利而生沮撓及今黃河南行雨暘時若又適遭遇詔令開墾荒田至再至三機會可乘之時始於河南山東次及直隸遠年今日黃河徙決地方自日而月自月而歲自州縣達之司府自腹裏達之邊方在下有臣工相與協力在上賴聖明俯賜幹旋如無成効臣甘伏欺罔之罪臣蚤夜營思以爲治河裕民之計無出於此是以不揣迂謬昧死上聞乞敕該部查照累經題奉欽依通行開墾荒田事理與臣所言溝洫條件如果彼此可以相須而成不至窒礙卽與從長集議具由上請蚤賜施行則生民幸甚萬世幸甚臣不勝恐懼隕越俟命之至

一曰正疆里以稽工程臣惟古之溝洫卽後世之所謂渠也但有大小之不同溝洫之政必先正疆里合而言之則疆里爲大渠爲中渠溝洫爲中渠爲小渠不先疆里則規模不立脈絡不貫將來彼此相病勞而無功然有一府之疆里有一縣之疆里有一鄉之疆里合行司府州縣通融規畫定立疆里由一鄉而一縣由一縣而一府由一府而達之各府一縣之中先因通流畫爲大渠多者五六少者三四次因頃畝畫爲中渠爲小渠因而計其工程之難易土壤之生熟夫役之多寡錢糧之盈縮期會之先後均爲三年大略初年疏大渠會於諸河次年疏中渠達於大渠又次年疏小渠達於中渠其淺深廣狹各因水勢其縱橫曲直各因地勢中間卑窪特甚不通轉輸去處用水平打量疏爲塘塹出於溝洫之間水澇則趨平旱乾則節蓄經畫旣定造成疆里圖冊上下官司如式施行按時稽察責其成効

一集人力以助夫役臣謂疆里爲大渠溝洫爲小渠大約施功之時大渠用官夫小渠用民夫官夫專開水道以爲之經民夫各治其田以爲之緯仍令州縣各計各用官夫若干民夫若干然興工

之始百姓生理未復須以民夫從官夫其官夫於召募之外若賑濟放免之類俱合從宜區處倡率小民臣竊見問刑衙門充軍人犯依例發遣所在有之但隨解隨逃各該衛所官旗通同侵盜月糧漫無稽考往往直至會赦方纔住支赦後又復問發積至幾年天下衛所食糧軍犯莫紀其數況今錢糧歲辦會計如王府祿糧亦且頻年告乏卻容此等罪人潛形竊食實爲虛糜今欲集人力以修溝洫乞行附近河南山東直隸各該問刑衙門除奉特旨并免死充軍外其餘少做宋人民屯之法隸其名於河南山東各衛所而以其人屬之有司責令以官夫開渠并墾除糧荒田自給口食三年之後量徵屯糧若會赦不願還鄉聽其改報民籍前田永與爲業又如河南山東各該司府州縣問擬徒罪發配人犯自來多是賣放徒令濟貧無以懲惡亦合除賊盜并與杖罪情願納贖人犯俱令以官夫開渠各隨所犯輕重徒罪以里計杖罪以丈計則軍犯得免衛所陵虐且省軍儲徒罪得以力役充贖亦不廢法

至於漕河夫役山東獨當其衝編簽特爲繁重比年以來財力俱敝大約年年原額均徭編銀四萬九百餘兩該夫役一萬四千二百餘名約計雇役該銀一十三萬四千六百餘兩若如往年河道有事之時又須召募應役工食銀兩無從措置卽今河患稍寧臣謹遵敕諭便宜行事擬欲節省財力以備不虞已經議減嘉靖二十三年分夫役共計四萬四千八百八十二箇月量徵椿草折色又減空役之外椿草合柴等銀共計一萬五百餘兩又減雇役銀約計三萬四千五百餘兩皆以求寬民力將來幸無不時工役使之各得盡力於田畝以爲溝洫之助此外若再得清驛傳應付之濫卹稅糧賠賾之苦議養馬積習之弊裁里甲浮靡之費省民壯團操之擾其餘凡節省民力量可以寬假一二年者當事諸臣皆相與推廣德意一一舉行則溝洫之政斷可修復溝洫旣成豈止可以平河患興民利萬一地方有警盜賊相顧不敢橫奔則推其餘力又可以禦戎馬又推其法於諸邊因修古人分兵屯田之法

使畊者雜於居民之間又不惟可以省餉饋而溝壘相因所在皆是所謂寓武備於農功資人和於地利者也伏乞睿照  
一蠲荒糧以復流移臣惟河南凡近黃河并山東濟南兗州東昌等府州縣地方自來旱潦無備若據頻年災傷州縣不勝申報以致百姓稅糧無從出辦只得逃亡實非得已遺下稅糧差徭有司又復責令見戶與大戶包賠承當輾轉貽害歷年相仍十室九空流移益甚見今田野之間環堵蕭然將來未見底止臣聞成化年間總理河道侍郎王恕因裏河旱荒節該奏奉憲宗皇帝聖旨山東百姓既十分艱難今年稅糧等項盡行蠲免欽此欽遵養活小民至今稱頌今欲開墾荒田河南山東沿河府州縣積年逋欠錢糧若復照舊追徵有司徒行刻骨之政百姓終無復業之期臣乞通行查理遠年錢糧若係小民逋欠悉與停免及將現在積荒田糧覈實開除則四外流移窮民指望衣食顧戀鄉土必然日漸復業荒田自然日漸開墾臣又伏思往年治河都御史如徐有貞劉

大夏前來任事或蒙大發浙江等布政司銀兩或乞發鈔關抽分銀兩以備支費又近年兵部侍郎王以旂奉命治河支費官銀亦幾至十萬兩以上諸臣固皆因黃河徙決年分災傷有此經費然亦莫非因民之財救民之患今欲修復溝洫必須大費人力合無就於近年蠲糧數內通融扣補雇募工食準作各戶辦納略如宋臣范仲淹以官糧募飢民修水利之法官司惠而不費百姓勞而不怨將來溝洫修復則河患無虞年荒有備下足民食上給公賦皆將沛然有餘比之因河水徙決臨時驅無辜之民傾不貲之費興再三不得已之役徼萬一不可必之功者其爲力既易其收功甚遠利害相懸何啻什倍唐臣陸贄所謂小損所以致大益蠲薄所以成永厚者也伏乞聖明矜察  
一專委任以責成功臣惟自古張官置吏所以爲民緣體統相承大小不紊既不敢侵官又不敢曠職所以功緒可稽民蒙其利臣所謂溝洫之政如前所陳誠使荒糧既蠲人力已集若無其人專



任其責雖曰見今奉行墾田將來有始無終祇是虛應故事今京  
官在外有監臨之責其事權既專且重者無如巡撫都御史巡按  
御史乞敕直隸山東河南撫按官及今黃河南徙之時督同各布  
政司按察司該府掌印官委行分守分巡兵備屯田管河等官分  
駐各府州縣地方謹按造成疆里圖冊工程月日次第舉行府州  
縣按月稽考守巡等官按季稽考巡按御史稽考一年之成功巡  
撫都御史通稽考三年之成功其新任知州知縣并到任一年以  
上者俱聽撫按官覈實會同總理河道官保舉方得行取陞遷然  
後事有定法人有定志成功可期

一持定論以察羣議臣惟黃河徙決不常捍禦之策遠年近日人  
自爲說自今會通河之外或謂引沁河自懷慶府武陟縣郭邨至  
南直隸徐州出沛縣以濟二洪或謂自開封府祥符縣迤北開鑿  
七十里通衛河運船出淮從鳳陽府泗州亳州入衛河或謂自開  
封府城北陳橋迤西開鑿三十餘里引沁河通運船自徐州達陳

橋出會通河或謂於衛輝府置倉運船由渦河經汴梁達陽武陵  
輓七十里貯倉由衛河轉運其說不一蓋皆博采人言以求弘濟  
每計其開鑿建置工役所費率不下幾十萬卽令運道旣設其建  
立衙門增置官員創造閘壩編僉夫役必須一如會通河之制財  
力浩繁何以支持往年工部侍郎劉天和奉命治河適當羣議方  
興天和專意修復自來運道竟復其舊至於海道之議已經奉有  
明旨不必妄議生擾永宜欽遵臣恐將來黃河徙決不常或者不  
得已復建此議臣則以爲海運誠不敢輕議惟有倣海運之意而  
行之一如鹽商之法通計漕運每石所費增價設法招商若得其  
人似亦可行若以涉險不如就安則莫若舉元人虞集之議於遼  
東等處召募墾田若得其人似亦可行若又以圖遠不如就近則  
莫若循祖宗以來山東河南開荒田地永不起科事例舉此以足  
百姓因以足國尤爲切近況北直隸州縣地方實多膏腴田土若  
加開墾之力內地軍民不勝其利伏覩成化年間特令添設祁安

滄冀平谷滿城三十州縣勸農官員實以居重馭輕之地舉此裕民足國之策孔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雖古人治國有十年之積其道亦不外此夫國有十年之積萬一漕渠梗塞率飽食之民假日月以從事宜有餘力故以海運而視遼東則當舍危而就安以遼東而視山東南則當舍遠而就近以北直隸而視山東河南則又當以先內而後外自內而外自近而遠使四海九州之民飽食煥衣以培億萬年太平之基實在於此至其修舉之法臣反覆思之具不越乎溝洫之政伏乞聖明留意

淮鹽利弊疏

霍韜

竊謂立法須公而溥行法須嚴而密然又善適通變之權乃可久而無弊唐劉晏只用淮鹽遂濟國用臣今姑議淮鹽利弊即天下可推也國初以兩淮鹵地授民煎鹽歲收鹽課有差亦猶授民以田而收其賦也惟鹽課條例云凡各竈丁除正額鹽外將煎到餘鹽夾帶出場及私鹽貨賣者絞然則畊民納賦租外將餘粟貨賣

者絞可乎此法良有深意而後人失之也淮鹽原額歲辦三十五萬引有奇後改辦小引七十萬有奇然兩淮鹽課除正額外猶產餘鹽三百萬引有奇今正額已不得多取餘鹽復不得私賣即三百萬餘鹽安所消遣乎兩淮行鹽地方南盡湖廣西抵河南東盡東海地方數千里人民億萬家所仰食鹽只七十萬引饗煖安所取足乎是無怪乎私鹽橫溢而鹽價湧貴也國初竈丁辦鹽每引四百斤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蓋洪武年間鈔一貫值錢千文故竈丁得實利如是而冒禁賣私鹽可絞死也今鈔一貫不易粟二斗禁絕竈丁勿賣私鹽是逼之飢以死也此後來法行之弊非初年之失也正統二年令曰貧難竈丁除正額鹽照舊收納其餘鹽收貯本場每二百斤官給米麥二斗十三年令曰每餘鹽二百斤官給米一石若餘鹽二百斤竈丁實得米一石仍賣私鹽即絞死可也蓋當時此令雖出而米實無措故官司徒挾此令以征取餘鹽實不能必行此令給民米麥且貧弱竈丁朝有餘鹽夕望米麥

米麥不得則先從富室稱貸然後加倍償鹽者有矣故鹽禁愈嚴則貧竈愈多此之由也貧民賣私鹽人即捕獲富室賣私鹽官亦容隱故貧竈餘鹽必積富室乃得私賣富室豪民挾海負險多招貧民廣占鹵地煎鹽私賣富敵王侯故鹽禁愈嚴富室愈橫此之由也且法愈嚴則利愈大頑民見利而不見法淮安頑民數千萬家荒棄農畝每販私鹽挾兵負弩官司不敢訶問近年恃眾往往為劫此隙不弭必貽大患不止阻壞鹽法而已然既不能講求古法以處置餘鹽復不能變通鈔法以補給工本則貧民何所仰賴而不為變故鹽禁愈嚴盜賊愈多此之由也此鹽場竈戶之利弊也洪武年間召商中鹽每引納銀八分官之徵至薄商之獲至厚鹽價平賤民亦受賜永樂年間每鹽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商稅雖加邊糧仰足民亦受賜自永樂以前淮鹽開中雖無定額永樂以後歲定七十二萬引復定七分常股三分存積夫日常股者猶常行也商人先納邊糧乃給引目守場候支常年鹽也有守候數

十年老死而不得支者令兄弟妻子代支之令可考也曰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邊糧急缺乃倍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此居貨罔利非王法正體成化以後準納折色每鹽一引準納銀三錢五分或四錢二分又令云客商若無見鹽許本場買補夫曰本場買補即開餘鹽私賣之禁矣故姦商借官引以影私鹽然商人竈戶兩得贏利州縣民士亦食賤鹽惟私鹽愈行則官鹽愈壅而法遂大壞今兩浙鹽課許納折色之令可考也弘治正德年間或權姦奏討或勳戚恩賜皆給引目自買餘鹽故法雖大壞而鹽亦平賤復有各年開中未盡鹽名曰零鹽秤掣餘鹽堆積在所名曰所鹽皆權要報中借影私鹽以壅正額故正德以前鹽價雖平而正課日損自御史秦鉞奏革所鹽秤掣餘鹽每二百斤作一小引稅銀一兩則取之過重自御史戴金奏減鹽價每鹽一引納銀八錢庶幾適中今之議者復論鹽包過大皆不知本末之見也蓋洪武年間鹽一引納銀八分而已永樂年間納粟二斗五升而已今則每引

明史卷二十一  
納銀七錢五分矣權勢竊復取利銀二錢矣復以長蘆兩浙兼  
搭配支商人一身三路支鹽勞費殆不貲矣計淮鹽一引蓋用銀  
二兩有奇矣商人轉販復以市利則鹽價益湧貴乃其所也夫正  
鹽湧貴則私鹽盛行私鹽愈行則正鹽愈滯亦其所也此商人中  
納之利弊也今欲復洪武之法則有上策欲救今日之急則有中  
策區區修補近年利弊則已無策何謂上策須變通鈔法鈔法重  
而錢法均而鹽法行矣今若立法使鈔一貫值錢千文竈丁得爲  
實利則額鹽一大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餘鹽一小引亦給工  
本鈔二貫五百文各場餘鹽盡屬之官私挾私賣卽處絞勿贖則  
兩淮正鹽七十萬引餘鹽三百萬引舉可召商開中或如永樂時  
例一引輸邊粟二斗五升可也或如成化時例一引折銀四錢可  
也若國家充足如洪武時例一引納銀八分藏富於國尤可也蓋  
私鹽由正課重也正課輕私鹽不禁自止矣私鹽塞正課流邊儲  
自實矣故曰上策何謂中策須更爲令曰凡各商人中正額鹽一

百引許帶中餘鹽三百引正鹽納邊糧二斗五升餘鹽納邊糧二  
斗聽與竈戶價買又嚴爲令曰客商借官引影私鹽竈戶不辨驗  
官引輒賣餘鹽者各照私鹽律絞勿贖又嚴爲令曰正鹽一引只  
二百五十斤餘鹽一引亦二百五十斤革近年大包之弊革近年勸借  
米麥之弊革鹽場積年轄害客商之弊三邊選廉而有才者一人  
爲提督都御史兼三邊勸農使遇鹽商納糧卽與收受糧賤許納  
本色糧貴許納折色俾商無久淹凡積年所以爲商人害而阻壞  
鹽法者悉與革絕復選廉而有才者一人爲漕運都御史兼理鹽  
法俾自舉用運司提舉等官凡商人納完糧料卽與支鹽勿得久  
淹凡積年爲商人害而阻壞鹽法者卽與革絕漕運都御史與提  
督都御史鹽課邊儲互相關通盈縮交與接濟利病均爲欣戚邊  
方腹裏共爲一心兩都御史如左右手然後足以集事行之數年  
卽邊儲可足乃以餘積召募游民開墾邊地勸課農畝邊地愈闢  
邊方愈固百年之利也故曰中策何謂無策洪武初給竈丁鹵地

復給草場所以利竈戶者甚厚額鹽一引給工本鈔二貫五百文復免竈丁雜差所以資竈丁者甚厚歲課止十萬引所以取之者甚薄雖餘鹽不許私賣有餘卽給官鈔收之下以資竈戶上以總利權而均其施天下食賤鹽之利竈戶無餘鹽之滯其法極善自鈔法不行則官私無術以處餘鹽矣乃曰挾餘鹽者絞販私鹽者絞果可行乎行之而嚴卽竈丁空腹以死不然卽爲變行之而寬卽三百餘鹽之利盡入姦人囊橐矣法之弊而窮者一也竈丁窮矣轉而逋逃乃區區賑濟區區招撫千日握其喉一朝與之食可聊生乎故撫之徒勤逋逃益甚法之弊而窮者二也招商中鹽一引銀四錢已重矣而今復加七錢尤重矣買窩賣窩刻取二錢邊上科罰或三四錢勸借米麥亦復二錢殆不知幾倍重矣稅愈重則利愈大姦人避重稅而趨大利避重稅則正課壅趨大利則私鹽行私鹽愈溢正課愈壅雖絞刑治之不可禁遏況有贖刑之令有獲鹽不獲人不問獲人不獲鹽不問之令蓋開寬路示之趨矣

則私鹽如何不益溢正課如何不益壅也法之弊而窮者三也私鹽盛行矣官兵捕獲迄無寧日頑民挾刃率相旅拒在揚子江及各海港者高檣大舶千百爲聚行則鳥飛止則狼踞殺人劫人不可禁禦官兵敢遠望而不敢近語在兩淮通奉寶應州縣民厭農田惟射鹽利故山陽之民十五以上俱習武勇氣復頑悍死刑不忌前年流劫幾致大變故淮安官軍不惟不捕私鹽且受餌利而爲護送出境矣山東官軍不惟不捕私鹽反向鹽徒丐鹽充食矣鹽徒千百日挾刃徑行州邑官兵不敢誰何矣州縣不敢言科道不肯言陛下高拱焉得知之抑亦諉曰事弊已極無可奈何再及數年則官兵之追捕日嚴鹽徒之旅拒日銳拒捕之迹日著則罪惡之狀日深官司列罪狀以請法愚民罹罪罟乃逃生出不可獲已必激他變將誅戮之則情可矜恤將緩縱之則頑曠愈甚禍釁所極遂有不可言者矣法之弊而窮者四也故曰無策臣嘗竊曰治鹽利猶治河患也治鹽利不究弊源惟末流之防猶治河患不

明文在卷二十九  
從雍冀孟津懷衛引爲陂堰鑿爲溝渠以廣其利而分其勢乃從徐沛下流浚其淤土厚其堤防則愈浚愈淤愈築愈潰亦勢也自正統以後講治鹽法事例叢瑣無益監利祇足驅民爲盜而已故今欲興淮鹽之利須選淮安漕運及三邊提督都御史講求其法而責以底績選人得失委託專整成效虛實尤宜責之吏部期之數年鹽利不興邊儲不實邊民不多邊地不闢不收久大之要而坐策治安兩都御史吏部尚書侍郎誅罰連坐然後任人者不苟任於人者不敢怠玩而政有實効此兩淮利弊也舉兩淮則天下可知也

明文在卷二十九

明文在卷三十目錄

奏疏

請誅賊臣嚴嵩疏

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

楊繼盛  
楊漣

明文在卷三十

常熟 薛 熙 纂  
吳縣 金 之 鑛 訂

奏疏

請誅賊臣嚴嵩疏

楊繼盛

謹奏為感激天恩捨身圖報乞賜聖斷早誅姦險巧佞專權賊臣  
以清朝政以絕外患事臣前任兵部車駕司員外郎諫阻馬市言  
不及時本內脫字罪應下獄被逆鸞威屬問官將臣手指拶折脛  
骨夾出必欲置之於死荷蒙皇上聖恩薄罰降謫不二年閒復陞  
今職夫以孤直罪臣不死逆鸞之手已為萬幸而又遷轉如此之  
速則自今已往之年皆皇上再生之身自今已往之官皆皇上欽  
賜之職也蒙此莫大之恩則凡事有益於國家可以仰報萬一者  
雖死有所不顧而日夜祇懼思所以捨身圖報之道又未有急於  
請誅賊臣者也況臣官居兵曹以討賊為職然賊不專於西虜凡

有害於社稷人民者均謂之賊臣觀大學士嚴嵩盜權竊柄誤國殃民其天下之第一大賊乎方今在外之賊惟西虜爲急在內之賊惟嚴嵩爲最西虜者水草之眾瘡疥之疾也賊嵩者門庭之寇心腹之害也賊有內外攻宜有先後未有內賊不去而可以除外賊者故臣請誅賊嵩當在勦絕西虜之先且嵩之罪惡貫盈神人其憤徐學詩沈鍊王宗茂等常劾之矣然止皆言嵩貪汙之小而未嘗發嵩僭竊之罪嵩之姦佞又善爲摭飾之巧而足以反誣言者之非皇上之仁恕又冀嵩感容留之恩而圖爲改邪歸正之道故嵩猶得竊位至今嵩於此時日夜感恩改過可也豈意懼言者之多而益密其彌縫之計因皇上之留而愈恣其無忌憚之爲眾惡俱備四端已絕雖離經畔道取天下後世之唾罵亦有所不顧矣幸賴皇上敬天之誠格於皇天上天恐姦臣害皇上之治而屢示災變以警告去年春雷久不聲占云大臣專政然臣莫大於嵩而專政亦未有過於嵩者去年冬日下有赤色占云下有叛臣夫

曰叛者非謀反之謂也凡心不在君而背之者皆謂之叛然則背君之臣又孰有過於嵩乎如各處地震與夫日月交食之變其災皆當應於賊嵩之身者乃日侍其側而不覺上天仁愛警告之心亦恐怠且孤矣不意皇上聰明剛斷乃甘受嵩欺人言既不見信雖上天示警亦不省悟以至於此也臣敢以嵩之專政叛君之大罪爲皇上陳之我太祖高皇帝親見宰相專權之禍遂詔天下罷中書丞相而立五府九卿分理庶政殿閣之臣唯備顧問視制草不得平章國事故載諸祖訓有曰以後子孫作皇帝時臣下有建言設立丞相者本人凌遲全家處死此其爲聖子神孫計至深遠也及嵩爲輔臣儼然以丞相自居挾皇上之權侵百司之事凡府部每事之題覆其初惟先呈稿而後敢行及今則先面稟而後敢起稿嵩之直房百官奔走如市府部堂司嵩差人絡繹不絕事無大小惟嵩主張一或少違顯禍立見及至失事又謝罪於人雖以前丞相之專恣未有如斯之甚者是嵩雖無丞相之名而有丞



相之權有丞相之權又無丞相之干係以故各官之陞遷未及謝恩先拜謝嵩蓋惟知權出於嵩惟知畏懼奉承於嵩而已此壞祖宗之成法一大罪也權者人君所以統馭天下之具不可一日下移臣下亦不可毫髮僭踰皇上令嵩票本蓋任人圖政之誠心也豈意嵩一有票本之任遂竊威福之權且如皇上用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薦之也及皇上黜一人嵩又揚言於眾曰此人先報附於我故票本罷之皇上宥一人嵩即差人先報曰我票本救之也及皇上罰一人嵩又揚言於眾曰此人得罪於我故票本報之凡少有得罪於嵩者雖小心躲避嵩亦尋別本帶出旨意報復陷害是嵩竊皇上之恩以市己之惠假皇上之罰以彰己之威所以羣臣感嵩之惠甚於感皇上之恩畏嵩之威甚於畏皇上之罰也用舍賞罰之權既歸於嵩大小臣工又盡附於嵩嵩之心膽將不日大且肆乎臣不意皇上之明斷乃假權於賊手如此也此竊皇上之大權二大罪也善則稱君過則歸己人臣事君之忠也

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蓋人臣以己之善而歸之於君使天下皆稱頌君之德不敢彰己之能以與君爭功也嵩於皇上行政之善每事必令子世蕃傳於人曰皇上本無此意此事是我議而成之蓋惟恐天下之人不知事權之出於己及今則將嵩所進揭帖刻板刊行為書十冊名曰嘉靖疏議使天下後世皆知皇上以前所行之善盡出於彼之撥置主張皇上若一無所能者人臣善則稱君之忠果若此乎此掩皇上之治功三大罪也皇上令嵩票本蓋君逸臣勞之意嵩乃令子世蕃代票恣父逸子勞之爲世蕃卻又約諸乾兒子趙文華等羣會票擬結成姦黨亂政滋弊一票屢更數手機密豈不漏泄所以旨意未下滿朝紛然已先知之及聖旨既下則與前所講若合符契臣初見嵩時適原任職方司郎中江冕稟事於嵩曰昨御史蔡朴參守備許實等失事本部覆本已具揭帖與東樓聞東樓已票送入未知如何東樓者世蕃之別號也嵩云小

兒已票罰俸內分兩等甚有分曉皇上定是依擬臣初甚疑及後旨下果如嵩言卽臣所親見一事則其餘可知矣又前經歷沈鍊劾嵩皇上將本下大學士呂本票擬本又熟輒庸鄙奔走嵩門下爲嵩心腹感嵩之恩又畏嵩之威愴惶落魄莫知所措差人問世蕃如何票世蕃乃同趙文華擬票停當趙文華袖入遞與呂本呂本鈔票封進此人所共知也卽劾嵩之本世蕃猶得票擬則其餘又可知矣是嵩旣以臣而竊君之權又以子而並己之權百司孰敢不服天下孰敢不畏故今京師有大丞相小丞相之謠又曰此時父子二閣老他日一家盡獄囚蓋深恨嵩父子並專權柄故耳此縱姦子之僭竊四大罪也邊事之廢壞皆原於功罪賞罰之不明嵩爲輔臣宜明功罪以勵人心可也乃爲壟斷之計先自貪冒軍功將欲令孫冒功於兩廣故先布置伊表姪歐陽必進爲兩廣總督親家平江伯陳圭爲兩廣總兵鄉親御史黃如桂爲廣東巡按朋姦比黨朦朧湊合先將長孫嚴劾忠冒兩廣奏捷功陞所鎮

撫又冒瓊州一人自斬七首級功造冊繳部劾忠告病乃令次孫嚴鵠襲替鵠又告併前劾忠七首級功加陞錦衣衛千戶今任職管事有武選司尺字十九號堂稿可查夫劾忠與鵠皆世蕃子也隨仕參養未聞一日離家至軍門乳臭孩童亦豈能一人自斬七首級而假報軍功濫冒錦衣衛官爵以故歐陽必進得陞工部尚書陳圭告病回京得掌後府印信黃如桂得驟陞太僕寺少卿是嵩旣竊皇上爵賞之權以官其子孫又以子孫之故陞遷其私黨此俑旣作倣傚成風蔣應奎等令子冒功打死發遣皆嵩有以倡之也夫均一冒功也在蔣應奎等貪冒科道則劾之在嵩貪冒人所共知科道乃不敢劾嵩積威足以箝天下之口可知矣此冒朝廷之軍功五大罪也逆賊仇鸞總兵甘肅爲事革任嘉靖二十九年張達等陣亡正西虜竊伺之時使嵩少有爲國家之心選一賢將西虜聞知豈敢輕犯京師世蕃乃受鸞銀三千兩威逼兵部薦爲大將及鸞冒哈舟兒軍功世蕃亦得以此陞官廕子嵩父子彼

時嘗自誇以爲有薦鸞之功矣及鸞權日盛出嵩之上反欺侮於嵩故嵩嘗自歎以爲引虎遺患後又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恐其敗露連累始不相合互相誹謗以泯初黨之跡以眩皇上之明然不知始而逆鸞之所以敢肆者恃有嵩在終而嵩與逆鸞之所以相反者知皇上有疑鸞之心故耳是句虜背逆者鸞也而受賄引用鸞者則嵩與世蕃也使非嵩與世蕃則鸞安得起用雖有逆謀亦安得施乎進賢受上賞進不肖受顯戮嵩之罪惡又出鸞之上矣此引背逆之姦臣六大罪也嘉靖二十九年西虜犯京深入失律歸路已絕我軍奮勇正好與之血戰一大機會也兵部尙書丁汝夔問計於嵩嵩宜力主勦戰以伸中國之威以紓皇上之憂可也乃曰京師與邊上不同邊上戰敗猶可掩飾此處戰敗皇上必知莫若按兵不動任賊搶足便自退回以故汝夔傳令不戰及皇上拿問汝夔求救於嵩嵩又曰雖是拿問我具揭帖維持可保無事蓋恐汝夔招出真情故將此言啜哄以安其心汝夔亦恃嵩平日

有回天手段故安心不變及汝夔臨刑始知爲嵩所誤乃大呼曰嚴嵩誤我矣此人所共知也是汝夔不出戰之故天下皆知爲嵩主張特皇上不知之耳此誤國家之軍機七大罪也黜陟者人君之大權非臣下可得專且私也刑部郎中徐學詩以論劾嵩與世蕃革任爲民矣嵩乃於嘉靖三十年考察京官之時恐嚇吏部將學詩兄中書舍人徐應豐罷黜荷蒙聖明洞察其姦將應豐留用夫應豐乃皇上供事內廷之臣嵩猶敢肆其報復之私則在內之臣遭其毒手者又何可勝數耶戶科都給事中厲汝進以論劾嵩與世蕃降爲典史矣嵩於嘉靖二十九年考察外官之時逼嚇吏部將汝進罷黜夫汝進言官也縱言不當皇上旣降其官矣爲典史則無過可指也嵩乃以私怨罷黜之則在外之臣被其中傷陷害者又何可勝數耶夫嵩爲小人故善人君子多與之相反嵩不惟罷其官又且加之罪不惟罰及一身又且延及子弟以故善類爲之一空此時計數正人君子能幾人哉是黜陟之權皇上持之

以激勵天下之人心賊嵩竊之以中傷天下之善類此專黜陟之  
大柄八大罪也嵩既專權則府部之權皆撓於嵩而吏兵二部大  
利所在尤其所專主者於文武官之遷陞不論人之賢否惟論銀  
之多寡各官之任亦通不以報効皇上為心惟日以納賄賊嵩為  
事將官既納賄於嵩不得不剝削乎軍士所以軍士多至失所而  
邊方為甚有司既納賄於嵩不得不濫取於百姓所以百姓多至  
流離而北方之民為甚一人專權天下受害怨恨滿道含冤無伸  
人人思亂皆欲食嵩之肉皇上雖屢加撫恤之恩豈足以當嵩殘  
虐之害若非皇上德澤之深祖宗立法之善天下之激變也久矣  
軍民之心既怨恨思亂如是臣恐天下之患不在西虜而在域中  
此失天下之人心九大罪也風俗之隆替係天下之治亂我朝風  
俗淳厚近古自逆瑾用事始為少變皇上即位以來躬行古道故  
風俗還古及嵩為輔臣諂諛以欺乎上貪汙以率其下通賄殷勤  
者雖貪如盜蹠而亦薦用奔競疏拙者雖廉如夷齊而亦罷黜一

人貪戾天下成風守法度者以為固滯巧彌縫者以為有才勵廉  
介者以為矯激善奔走者以為練事卑汙成套牢不可破雖英雄  
豪傑亦入套中從古風俗之壞未有甚於此時者究其本源嵩先  
好利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貪嵩先好諛此天下所以皆尚乎諂源  
之不潔流何以清風俗不正而欲望天下之治得乎此壞天下之  
風俗十大罪也嵩有十大罪昭人耳目以皇上之聰明固若不知  
者何哉蓋因皇上待臣下之心出於至誠賊嵩事皇上之姦入於  
至神以至神之姦而欺至誠之心無怪其墮於術中而不覺也臣  
再以嵩之五姦言之知皇上之意向者莫過於左右侍從之臣嵩  
欲託之以伺察聖意故先用寶賄結交情熟於皇上宮中一言一  
動一起一居雖嬉笑欬歔之聲遊觀燕樂之為無不報嵩知之每  
報必酬以重賞凡聖意所愛憎舉措嵩皆預知故得以遂逢迎之  
巧以悅皇上之心皇上見嵩之所言所為盡合聖意蓋先有人以  
通之也是皇上之左右皆賊嵩之閒諜此其姦一也通政司納言

之官嵩欲阻塞天下之言路故令乾兒子趙文華爲通政司凡章奏到文華必將副本送嵩與世蕃先看三四日後方纔進呈本內情節嵩皆預知事少有干於嵩者卽先有術以爲之彌縫聞御史王宗茂劾嵩之本文華停留五日方上故嵩得以展轉撫飾其故是皇上之納言乃賊嵩之攔路犬此其姦二也嵩旣內外彌縫周密所畏者廠衛衙門緝訪之也嵩則令子世蕃將廠衛官籠絡強迫結爲兒女親家夫旣與之親雖有忠直之士孰無親戚之情於賊嵩之姦惡又豈忍緝訪發露不然嵩籍江西去京四千餘里乃結親於此勢屬不便欲何爲哉不過假婚姻之好以遂其掩飾之計耳皇上試問嵩之諸孫所娶者誰氏之女便可見矣是皇上之爪牙乃賊嵩之瓜葛此其姦三也廠衛旣爲之親所畏者科道言之也嵩恐其奏劾故於科道之初選非出自門下者不得與中書行人之選知縣推官非通賄門下者不得與行取之列考選之時又擇熟軟圓融出自門下者方補科道苟少有忠鯁節義之氣者

必置之部屬南京使知其罪而不得言言之而亦不眞旣選之後或入拜則留其飲酒或出差則爲之餞驢或心有所愛憎則唆之舉劾爲嵩使令至五六年無所建白便陞京堂方面夫旣受嵩之恩又附嵩且有效驗孰肯言彼之過乎其雖有一二感皇上之恩而欲言者又畏同類泄露孤立而不敢言而嵩門下之人每張大嵩之聲勢陰阻其敢諫之氣以故科道諸臣寧忍於負皇上而不敢忤於權臣也是皇上之耳目皆賊嵩之奴僕此其姦四也科道雖籠絡停當而部官有如徐學詩之類者亦可懼也嵩又令子世蕃將各部官之有才望者俱網羅門下或援之鄉里或託之親識或結爲兄弟或招爲門客凡部中有事欲行者先報世蕃知故嵩得預爲之擺布各官少有怨望者亦先報世蕃知故嵩得早爲之斥逐連絡蟠結深根固蒂合爲一黨互相倚附各部堂司大半皆嵩心腹之人皇上自思左右心腹之人果爲誰乎此眞可爲流涕者也是皇上之臣工多賊嵩之心腹此其姦五也夫嵩之十罪賴

此五姦以彌縫之識破嵩之五姦則其十罪立見噫嵩握重權諸臣順從固不足怪而大學士徐階負天下之重望荷皇上之知遇宜深抵力排爲天下除賊可也乃畏嵩之巧足以肆其謗懼嵩之毒足以害其身寧鬱快終日凡事惟聽命於嵩不敢持正少抗是雖爲嵩積威所劫然於皇上亦不可謂之不負也階爲次輔畏嵩之威亦不足怪皇上聰明剛斷雖逆鸞隱惡無不悉知乃一向含容於嵩之顯惡固若不能知亦若不能去蓋不過欲全大臣之體面姑優容之以待彼之自壞耳然不知國之有嵩猶苗之有莠城之有虎一日在位則爲一日之害皇上何不忍割愛一賊臣願忍百萬蒼生之塗炭乎況邇來疑皇上之見猜已有異離之心志如再賜優容姑待之恩恐致以前宰相之禍天下臣民皆知其萬萬不可也臣前諫阻馬市謫官邊方往返一萬五千餘里道途艱苦妻子流離宗族賤惡家業零落幸復今職方纔一月臣雖至愚非不知與時浮沈可圖報於他日而履危冒險攻難去之臣徒言取

禍難成微倖萬一之功哉顧皇上旣以再生之恩賜臣臣安忍不捨再生之身以報皇上況臣狂直之性生於天而不可變忠義之心痒於中而不可忍每恨壞天下之事者惟逆鸞與嵩鸞已殛死獨嵩尙在嵩之姦惡又倍於鸞將來爲禍更甚使舍此不言再無可以報皇上者臣如不言又再有誰人敢言乎伏望皇上聽臣之言察嵩之姦羣臣於嵩畏威懷恩固不必問也皇上或問二王令其面陳嵩惡或詢諸閣臣諭以勿畏嵩威如果的實重則置以專權重罪以正國法輕則諭以致仕歸家以全國體則內賊旣去朝政可清矣將見西虜前旣聞逆鸞之死今又聞賊嵩之誅必畏皇上之聖斷知中國之有人將不戰而奪其氣聞風而喪其膽況賊臣旣去豪傑必出功賞旣明軍威自振如或再寇用閒設伏決一死戰雖擊爾喀之頭梟阿魯之頭臣敢許其特易耳外賊何憂其不除虜患何憂其不絕乎內賊旣去外賊旣除其致天下之太平何有故臣欲捨死圖報而必以討賊臣爲急也然除外賊者臣

等之責而去內賊者則皇上之事臣感皇上知遇之厚不忍負荷  
皇上再生之恩不能忘感激無地故不避萬死爲此具本親齎謹  
奏奉旨楊繼盛這厮因謫官懷怨輒敢掀拾浮言恣肆瀆奏況本  
內擅引二王爲詞是何主意着錦衣衛拿了送鎮撫司好生打著  
究問明白來說

劾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

楊 漣

職惟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官不許干預外事其在內廷祇供  
使令灑掃之役違者法無赦故在內官惟以循謹奉法爲賢聖子  
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有驕橫恣縱王振劉瑾其人旋即誅戮故  
國祚靈長至今豈意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亂朝常罔上  
行私傾害善類損皇上堯舜之令名釀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  
太監魏忠賢其人者舉朝盡爲威劫無敢指名糾參職實痛之職  
前以兵科給事中親承先帝之命輔皇上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  
今若亦畏禍不言是職自負忠直初心並負風紀職掌負皇上起

職田閒之恩他日何面目以見先帝於在天乎撮其大罪之著者  
二十四款爲我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無賴人耳中年淨身資  
入內地非能通文理自文書司禮起家者也皇上念其服役微勞  
拔之幽賤寵以恩禮原名進忠改命今名豈非欲其顧名思義忠  
不敢爲奸賢不敢爲惡哉乃初猶謬爲小忠小佞以倖恩旣乃敢  
爲大奸大惡以亂政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臣非但令其靜心  
參酌權無旁分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自忠賢專擅旨意多  
出傳奉傳奉而真一字抑揚之間判若天淵傳奉而僞誰爲辯之  
近乃公然三五成羣勒逼講讓政事之堂幾成闕市甚至有徑自  
內批不相照會者假令夜半出片紙殺人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  
問害豈渺小以致閣臣鬱鬱歎悶有堅意求去者壞祖宗二百餘  
年之政體大罪一也舊閣臣劉一燝冢臣周嘉謨同受顧命之大  
臣也一燝親捧御手首定大計嘉謨倡率百官於松棚下義斥鄭  
養性立寢后封以清宮禁皇上豈遂忘之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

於翦已之忌不容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先帝彊年登極一月賓天進御進藥之閒普天實有隱憾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劾去至今求南部片席不可得顧於護黨氣歐聖母者之人曲意綢繆終加蟒玉以贈其行是何親於亂賊何讐於忠義偏不容先朝有痛念弓鼎之老臣大罪三也王紀鍾羽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爲司寇執法如山羽正爲司空清修如鶴忠賢一則使人喧嚷於堂辱而迫之去一則與沈淮交構陷之削籍去至今請一復職起用不可得顧於柔媚善附之人破格點出驟加一品以歸是真與我善者爲善人與我惡者是惡人必不容盛時有正色立朝之直臣大罪四也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賢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慎行盛以弘更爲他辭以錮其出豈真欲門生宰相乎妄預金甌之覆字竊作貂座之私情大罪五也爵人於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北少宰推皆點陪一以蓋枚卜點陪

之案一以伏借用爲逐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俱去顛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機權大罪六也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文震孟鄭鄎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毛士龍侯震暘賈繼春等九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然猶曰外廷之臣子也上年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貴人以德性貞靜荷上寵注忠賢恐其露已驕橫狀謀之私比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猶曰無名封也裕妃以有喜傳封中外欣欣相告矣忠賢以抗不附已屬其私比擅倡無喜矯旨勒令自盡不令一見皇上之面昔堯以十四月而生假令當日裕妃幸存安知不爲堯母是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猶曰在妃嬪也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凡在內廷當如何保護乃繞電流虹之祥忽化爲飛星墮月之慘傳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以皇上麟趾開祥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包藏禍心若此是皇上亦不



能自保其第一子矣大罪十也至於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護持孤危威劫之不動利誘之不變者僅王安一人耳登極一月堯舜安不可謂無微功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安亦不可謂無微忠即使有罪亦當聽皇上明正其罪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忿矯旨掩殺於南海子身首異處肉飽狗彘是不但讐王安而實敢讐先帝之老奴與皇上之老犬馬而略無顧忌也此後內臣誰復肯爲忠義者其餘大小內臣無罪而擅殺擅逐者又不知其數千百也大罪十一也因而欲廣願奢今日討獎賞明日討祠額要挾無窮王言屢褻近又於河閒府毀人居室起建牌坊鏤鳳雕龍干雲插漢築愁築怨飲憾吞聲又不止於坐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陵寢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廢錦衣明日廢中書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誥敕之館目不識丁如魏良弼魏良材魏良卿魏希孔及外甥野子傅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不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亦甚褻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因而手

滑膽麤用立枷之法以示威前歲枷死皇親家人數命矣其枷號家人者欲扳陷皇親也其扳陷皇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有護持言官極爲糾正椒房之戚久興大獄矣大罪十四也猶借曰禁平人開稅也良鄉生員章士魁卽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爭煤窳傷其墳脈託言開鑛而死矣假令盜長陵一抔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爲馬忠賢煤可爲鑛大罪十五也王思敬胡遵道侵占牧地果眞小則付之有司大則付之撫按學院足矣而徑拏黑獄三次拷掠身無完膚以皇上下文重道秋爽幸學而忠賢草菅士命使青燐赤碧之氣先結於璧宮泮藻之間孔子之神將無怨恫大罪十六也未也而且明懸監謗之令於臺省矣科臣周士樸執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徑停其陞遷使吏部不得守其銓除言官不敢司其封駁險邪因之以偷換手眼那移陞敘致士樸卒困頓以去於以成中宮之尊大得矣而聖朝則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七也未也而且將開羅織之毒於冠紳矣北鎮

撫臣劉僑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慎刑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明示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意旨不可不遵將使羅鉗吉網然後快心於以彰忠賢之威焰得矣而國脈則何可崇此蘊毒大罪十八也未也而且示移天翳日之手於絲綸矣科臣魏大中到任已奉明旨鴻臚報單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臺省交論又再褻王言幾成解訓無論玩弄言官於股掌而皇皇天語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後世視皇上爲何如主大罪十九也最可異者東廠原以察奸細緝非常非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雞犬不寧而且直以快恩讐行傾陷野子傅應星爲之招搖引納陳居恭爲之鼓舌搖唇傳繼教爲之投厥打網片語違歡則駕帖立下如近日之拏中書汪文言不從閣票不會閣知不理閣救而應星等造謀告密猶日夜未已勢不至與同文之獄刊黨錮之碑不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橫恐未足語此大罪二十也尤可駭者東方未靖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往

來忠賢司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兵逼城下忠賢固爲首功之主人矣其發銀七萬兩更創肅寧縣新城誠可作邯鄲深藏不知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更可憾者王者守在四域祖制不蓄內兵卽四衛之設備而不操原有深意忠賢謀同奸相沈淮創立內操不但使親戚羽黨交互盤踞其中且安知其無大盜刺客東南西北之人寄名內相家丁倘或伺隙謀亂發於肘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每爲寒心忠賢復傾財厚與之交結昔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弟姪傾結將官忠賢蓋已兼之不知意欲何爲大罪二十二也且皇上亦見近日忠賢進香涿州之景象乎鐵騎之擁簇如雲蟒玉之追隨耀日警蹕傳呼清塵墊道人人以爲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爲遲改駕四馬羽幢青蓋夾護雙遮則已儼然乘輿矣其閒入幕密謀叩馬獻策實繁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爲何如人想只憾在一人下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泰山之神必陰殛之矣大罪

二十三也皇上更不記前日忠賢走馬大內之氣象乎寵極則驕恩多成怨今春忠賢馳馬御前皇上曾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聖恩已厚忠賢不自伏罪請死且聞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從來亂臣賊子只爭一念放肆遂至收拾不佳皇上果真有此事奈何養虎兇於肘腋聞乎此又寸鬻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跡皆得之邸報招案長安之其傳其見非出於風影意度者忠賢負此二十四大罪懼內廷之發其奸殺者殺換者換左右既畏而不敢言懼外廷之發其奸逐者逐錮者錮外廷又皆觀望而不敢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苟圖富貴之徒或扳附枝葉或依託門牆或密結居停或投誠門客逢其所喜挑其所怒無所不至內有授而外發之外有呼而內應之向背忽移禍福立見聞或內廷奸狀敗露又有奉聖客氏爲之彌縫其罪戾而遮飾其回衷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皇上即大小臣工積重之

所移積勢之所趨亦不覺其不知有皇上而只知有忠賢每見中外有緊切當做之事當起用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說或人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只說內邊不肯宮中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即章奏之上反覺皇上爲名忠賢爲實且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一切票擬必忠賢既到始敢批發嗟嗟天顏咫尺之閒不請聖裁而馳候忠賢旨意於百里之外事勢至此尙知有皇上耶無皇上耶有天日耶無天日耶天祚聖明屢行譴告去年以癸惑守斗告今年以長日風霾告又以一日三地震告而乾清之震尤甚皆忠賢積陰蔽陽之象聖明偶不及覺察反加之恩而忠賢益慤不畏死更甚之惡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授主勢益孤及今不爲早治職不知皇上之宗社何所託聖躬之安危何所託三宮九嬪之安危何所託而如此毒心辣手膽橫已不能爲下意棘必不肯容人即普天共戴之皇子元良託重之貴妃能保時得其歡心而不犯其所忌職又不知貴妃皇

子之安危何所託萬一少有差池職卽欲死報皇上亦復何及伏  
念皇上天縱聰明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自主何爲受制  
么麼小豎令內外大小俱坐鍼氈之上而惴惴莫必其命耶職在  
兵科時曾參及進忠名在御前蓋實有見於忠賢狼子野心不可  
嚮邇不意聖明斷之不早養成今日倘復優游姑息再念其隨侍  
舊人客氏又從旁巧爲營解不卽加處治小不忍則亂大謀臣不  
能爲皇上策矣高皇帝洪武十年有內侍以久侍內廷從容言及  
政事上卽日斥遣隨諭羣臣曰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  
信愛之過使然向使宦者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爲亂其可得乎今  
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洋洋聖  
謨中官言及政事且懲將來況忠賢欺君無上惡積罪盈豈容當  
斷不斷伏乞皇上下大奮雷霆將忠賢面縛至九廟之前集大小文  
武勳戚敕法司逐款嚴詢考歷朝中官交通內外擅作威福違祖  
宗法壞朝廷事失天下心欺君負恩事例正法以快神人公憤其

奉聖夫人客氏亦并敕令居外以全恩寵無復令其厚毒宮中其  
傅應星陳君恭傅繼教并下法司責問然後布告天下暴其罪狀  
示君側之惡已除交結之徑已塞如此而天意弗回人心弗悅內  
治外安不新開太平氣象者請斬職以謝忠賢職知此言一出忠  
賢之黨斷不能容職然職不懼也但得去一忠賢以不悞皇上堯  
舜之令名卽可以報命先帝可以見二祖十宗之靈一生忠義之  
心事兩朝特達之恩知於願少酬死且不憾唯皇上鑒職一點血  
誠卽賜施行

明文在卷三十

明文在卷三十一目錄

贊

魁星贊

東坡先生游赤壁圖贊

象山陸先生贊

宋景濂像贊

訥齋贊

杭中丞雙溪像贊

鄭仲釋像贊

葉用賓贊

杜推官贊

張文敏畫像贊

張雨懷贊

高叔英先生像贊

歸有光

方孝孺

趙東山

王禕

金寔

唐順之

方孝孺

方孝孺

方孝孺

陳繼儒

黃淳耀

溟滓生贊

宋 濂

明文在卷三十一

贊

魁星贊

魁枕參首星官之書圖厥怪形畫史之愚吾所知者犖犖天閒日月並麗萬古常然

歸有光

東坡先生游赤壁圖贊

方孝孺

羣兒戲兵汗此赤壁江山無情猶有慚色帝命偉人眉山之蘇酹酒大江以滌其污揮斥玄化與造物伍哀彼妄庸攘效腐鼠明月在水獨鶴在天勿謂公亡公在世閒

象山陸先生贊

趙東山

儒者曰其學似禪佛者曰我法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宋景濂像贊

王禕

外和而神融內充而面晬衣冠雖晉人之風氣象實宋儒之懿夫其知言以窮天下之理養氣以任天下之事隱則如虎豹之在山出則類鳳麟之瑞世後乎千載而有存中乎兩閒而無媿此蓋古君子之所難然吾謂斯人之必至

訥齋贊

金寔

言可訥乎心因言以宣道假言以傳言不可以訥也言不可訥乎身由言而困事由言而償言不可以不訥也訥乎訥乎殆將訥其所不當言而不訥其所當言也夫在鄉黨則恂恂在宗廟則便便

杭中丞雙溪像贊

唐順之

歸然者其位望之隆也而退然其有寒士之風也黝然者其若愚之容也而蔚然其為詞人之宗也惟其訥於口而辨於文崇於位而卑其躬也是以海內操觚之士惟見公逸思麗藻之不可及而

溪叟山孺惟見公悃悞真率之可與狎而同也

鄭仲釋像贊

方孝孺

德方而行純服禮而蹈仁化周乎里閭才拔乎等倫若是者不可以畫也美貌而長身質清而氣神其言也穆乎其諄諄其動也介乎而閭閻若是者又非畫之所能盡也然則補其所未足載其所不傳者豈不在乎斯文噫若人者古之篤慎君子而無愧乎義家之子孫者耶

葉用賓贊

方孝孺

身不躋乎通顯而以德為榮才不著乎庸績而以術為名不銜奇以誇世故人服其善弗枉己以徇物故天錫其齡大冠深衣左史右經賓從在堂子姪滿庭閱百年之變故儼一代之儀型是蓋齊乎秦伏生之壽而庶幾漢管寧之清者乎

杜推官贊

方孝孺

不長於書而善於記不專於學而敏於事喜飲酒而未嘗輒醉性

剛嚴而治獄平恕此杜子之所為異也況其才氣老而不衰容貌  
泰而不肆其中必有過人者宜乎聞其政者憚其風聲而與之居  
者喜其樂易也

張文敏畫像贊

方孝孺

生平閱閱之家學乎輦轂之下既研磨於政事亦被服於文雅英  
才勁氣遠邁乎等倫剛毅潔廉不愧於儒者使之正色立朝簪筆  
冠豸庸邪當破膽而潛遁姦黠必聞風而驚駭胡為乎猶徘徊於  
冗散之場倘佯於寬閒之野耶

張雨懷贊

陳繼儒

佛不必禮金粟而齋戒有餘仙不必禮玉晨而清虛有餘游不必  
裹五嶽之糧而坐嘯者有城隅之修竹古廬文不必發二酉之秘  
而手勘者有先世之斷簡殘書口不必挂是非交不必擇賢愚而  
一杯之酒足以入混沌之門戶窺醉鄉之藩籬嗚呼噫嘻吾不知  
其為誰殆所謂今之孟嘗而貧古之伯夷而富者歟

高叔英先生像贊

黃道耀

崒然而見者高子之骨道蒼穆然而藏者高子之神清泚前觀百  
世者高子之洞曉王奇捷中秋毫者高子之精能弓矢若此者舉  
非高子也必也風光本地描之不成面目本來畫之不似夫然後  
謂之高子

溟滓生贊

宋濂

溟滓生者盱江廖應淮海學也抱負奇氣好研摩運世推移及方  
技諸家學年三十游杭上疏言丁大全誤國狀大全怒中以法配  
漢陽軍生荷校行歌出都門道傍觀者嘖嘖壯之抵漢江濱遇蜀  
道士杜可大揖曰子非廖應淮耶生愕然曰道士何自知之可大  
曰宇宙太虛一塵耳人生其間為塵幾何是茫茫者尙了然心目  
閒矧吾子耶然自邵堯夫以先天學授王豫天悅天悅死無所授  
因葬玉枕中未百年而吳曦叛盜發其塚得皇極經世體要一篇  
內外觀象數十篇予賄盜得之今餘五十年數當授子吾俟子亦



久矣乃言於上官脫其籍盡教以冢中書其算絲聲音起生神鑒  
穎利可大指畫未到者生已先意逆悟可大自以爲不及學旣成  
去隱宣歙閒遇余安裕弋陽將教之安裕勸生業中庸生瞠目厲  
聲曰俗儒幾辱吾康節於地下矣復去之杭客賀外史家書市大  
衍數夜沽酒痛飲卽吐卽飲不醉如泥弗休醉中嘗大叫曰  
天非宋天地非宋地奈何奈何語聞賈似道遣客叩之生曰毋多  
言浙水西地髮白時是其祥也似道未解復召至屏人與語生曰  
明公宜自愛不久宋鼎移矣似道惡其言掩耳走生亦徑出過曾  
淵子家索酒轟飲酒酣作嬰兒啼曰大厦將焚燕猶呢喃未已耶  
復賦歌以見意都人士聞之競指以爲怪民不與接獨太學生熊  
晞聖猶時造其廬生私執熊手謂曰吾端居層樓聞空中戎馬百  
萬來人鬼作哭泣聲王申襄樊陷甲戌宮車晏駕乙亥長江飛渡  
似道亦擊死臨漳丙子三宮播遷諸王大臣皆南北亂走噓吸事  
耳子不去欲何爲居無何宋事日非沿江州郡望風奔潰生大慟

曰斂氣又入閩廣中吾不知死所矣遂遁去其言無一不驗後四  
年病死處州學中年五十二無子惟一義女從之生從堯夫先天  
之學頗自謂知易每見諸易師傳疏不問淺深輒訛駁以爲樂及  
論後天則尊羲畫爲經彖爻繫辭爲傳黜文言彖象二傳爲九師  
之言且謂說卦非聖筆不能作上下繫乃門人所述序卦直漢儒  
記耳蓋生聰明絕人未聞道而遂語數故其論經多失中然性使  
酒難近又好訐人陰私人面頸發赤不顧罕有從其學者惟國子  
簿吳浚進士彭復樂師之浚不卒業復屢受唾斥不怨生將遁時  
召復至口發例手布籌雖平昔所靳若終身不示人者一舉授復  
復後又授鄱陽傅立云或曰生瀕死語女曰吾死後一月中朝命  
山姓烏名使者來徵吾及傅立立當過子門汝可出藏書示之立  
當以此致大官後皆如其言所謂山姓烏名崔鵬飛也生所著書  
有玄玄集歷髓星野指南象喻統會聲譜畫前妙用數十萬言今  
猶閒傳於世贊曰

龍圖成章有文從衡以濬以明以洩其藏以奠乎玄黃昔我素王  
韋編三絕墜緒微茫誰其綴我參我腴九師襄之我苞我晶百  
氏攘之如河之渾如暄而昏如治絲以棼天未降割一髮似存維  
洛有士居於伯原超神冲漠凝於畫先數往知來小大斯甄莫峻  
匪崖我陟其巔莫深匪淵我淪其泉簡材以昇匪隱弗傳有冥者  
豕卒昭以宣或得其犗載神子言炎炎宋錄維其訖矣長星蝕柳  
色之赤矣青祥見徵士髮白矣朋昏以世莫之戚矣魚在在鬻尙  
其息矣維生之知中如沸羹彼昏弗知覆謂我狂我狂如何我憂  
孔多我山我河我用弗磨俾淪胥以訛我酒旣嘉我瑟又和我豔  
不嘯歌北風其涼旂旒央央戎車麗麗蕩蕩江流杭之如陸有醒  
其穢流血沃沃海氛方殷其何能目人有恆言風雨漂搖夏宇障  
之涉於大川烝徒楫之楫副宇橈子子焉依國武斯隊不知攸戒  
日隕弗升雖晝作夜鴉舞於林鬼瞰於舍孰授是艱曾莫之艾乃  
怒乃驚乃瞻乃行乃遯死於冥陔生之爲胡乃神以著徵之古聖

匪程伊度何以言之卒淪於數一曲之淹不通其故易道旣泯數  
亦不類激贊於生發我長喟月出皎兮在天之心在天之心何古  
何今

明文在卷三十一

明文在卷三十二目錄

箴銘

家人箴十四首

守口如瓶箴一首

器物銘二十首

方孝孺

劉基

王禕

（This page contains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including titles like '詩經卷之十' and '宋人詩十四首'. The text is mostly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bleed-through.)

明文在卷三十二

常熟薛熙纂  
秀水王槩訂

箴銘

家人箴

方孝孺

論治者常大天下而小一家然政行乎天下者世未嘗乏而教治乎家人者自昔以為難豈小者固難而大者反易哉蓋骨肉之間恩勝而禮不行勢近而法莫舉自非有德而躬化發言制行有以信服乎人則其難誠有甚於治民者是以聖人之道必察乎物理誠其念慮以正其心然後推之修身身既修矣然後推之齊家家既可齊而不優於為國與天下者無有也故家人者君子之所盡心而治天下之準也安可忽哉予病夫德無以刑乎家然念古之人自修有箴戒之義因為箴以攻己缺且與有志者共勉焉

正倫

人有常倫而汝不循斯爲匪人天使之然後汝舍旃斯爲悖天  
乎汝棄人乎汝異曷不思耶天以汝爲人而忍自絕爲禽獸之歸  
耶

重祀

身烏乎生祖考之遺汝哺汝歆祖考之資此而可忘孰不可爲尙  
嚴享祀式敬且時

謹禮

縱肆怠忽人喜其佚孰知佚者禍所自出率禮無愆人苦其難孰  
知難者所以爲安嗟時之人惟佚之務尊卑無節上下失度謂禮  
爲僞謂敬不足行悖理越倫卒取禍刑遜讓之性天實錫汝汝手  
汝足能俯興拜跪曷爲自賊恣傲不恭人或不汝誅天寧汝容彼  
有國與民無禮猶敗矧予眇微奚時弗戒由道在已豈誠難耶敬  
茲天秩以保室家

務學

無學之人謂學爲可後苟爲不學流於禽獸吾之所受上帝之衷  
學以明之與天地通堯舜之仁顏孟之智聖賢盛德學焉則至夫  
學可以爲聖賢侔天地而不學不免與禽獸同歸烏可不擇所之  
乎噫

篤行

位不若人愧恥以求行不合道恬不加修汝德之涼僥倖高位祇  
爲賤辱疇汝之貴孝弟乎家義讓乎鄉使汝無位誰不汝臧古人  
之學修己而已未至聖賢終身不止是以其道碩大光明化行邦  
國萬世作程汝曷弗効易自滿足無以過人人寧汝服及今尙少  
不勇於爲迨其將老雖悔何追

自省

言恆患不能信行恆患不能善學恆患不能正慮恆患不能遠改  
過患不能勇臨事患不能辨制義患乎異懦御人患乎剛褊汝之  
所患豈特此耶夫焉可以不勉

絕私

厚己薄人固為自私厚人薄己亦匪其宜大公之道物我同視循道而行安有彼此親而宜惡愛之為偏疏而有善我何惡焉愛惡無他一裁以義加以絲毫則為人偽天之恆理各有當然孰能無私忘已順天

崇畏

有所畏者其家必齊無所畏者必怠而睽厥厥父兄相率以聽小大祇肅靡敢驕橫於道為順順足致和始若難能其美實多人各自賢縱私殖利不一其心禍敗立至君子崇畏畏心畏天畏已有過畏人之言所畏者多故卒安肆小人不終履憂畏汝今奚擇以保其身無謂無傷陷於小人

懲忿

人言相忤遽愠以怒汝之怒人彼豈不惡惡能與禍怒實招之當忿之發宜忍以思彼言誠當雖忤為益忤我何傷適見其直言而

不當乃彼之狂狂而能容我道之光君子之怒審於義理不深責人以厚處己故無怨惡身名不隳輕忿易忤小人之為人之所慕實在君子考其所由君子鮮矣言出乎汝烏可自違以道制欲毋縱汝私

惟古之人既為聖賢猶不敢息嗟今之人安於卑陋自以為德舒舒其學肆肆其行日月邁矣將何成名昔有未至人閔汝少壯不自強忽其既老嗚呼進乎止乎天實望汝云何而忍無聞以沒齒乎

審聽

聽言之法平心易氣既究其詳當察其意善也吾從否也舍之勿輕於信勿逆於疑近習小夫閨閣嬖女為讒為佞類不足取不幸聽之為患實深宜力拒絕杜其邪心世之昏庸多惑乎此人告以善反謂非是家國之亡匪天伊人尚審爾聽以正厥身

謹習

引卑趨高歲月劬勞習乎汗下不日而化惟重惟默守身之則惟詐惟佻致患之招嗟嗟小人以患為美側媚傾邪矯飾誕詭告以禮義謂人已欺安於不善莫覺其非彼之不善為徒孔多懼其化汝不慎如何

擇術

古之為家者汲汲乎禮義禮義可求而得守之無不利也今之為家者汲汲於財利財利求未必得而有之不足恃也舍可得而不求求其不足恃者而以不得為憂咄嗟乎若人吾於汝也奚尤

慮遠

無先已私而後天下之慮無重外物而忘天爵之貴無以耳目之娛而為心腹之蠹無苟一時之安而招終身之累難保而易縱者情也難完而易毀者名也貧賤而不可無者節之貞也富貴而不可有者意氣之盈也

慎言

義所當出默也為失非所宜言言也為愆愆失奚自不學所致二者孰得寧過於默聖於鄉黨言若不能作法萬年世守為經多言違道適貽身害不忍須臾為禍為敗莫大之惡一語可成小忿弗思罪如邱陵造怨與戎招尤速咎孰為之端鮮不自口是以吉人必寡其辭捷給便佞鄙夫之為汝今欲言先質乎理於理或乖慎勿啟齒當言則發無縱誕詭匪善曷陳匪義曷謀善言取辱則非汝羞

守口如瓶箴

劉基

吳君以時書守口如瓶以自警徵予言為作箴曰  
維人有口瓶亦有口瓶口弗守喪厥受人口弗守速厥咎口乎口乎其禍福之門而一身之樞紐乎人有瓶也尚克固之胡然有口而不知度之維言如泉維口如隄有出弗稽為河為谿激石揚泥追不可回故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又曰君子無易由言耳屬於垣守口如瓶永矢勿謬

器物銘

王禕

古之君子於凡御服之物日用所接者皆著銘焉名其器而因之以自警則進德修業之功無乎弗在矣大學所載湯之盤銘大戴記及金匱陰謀所載武王器械諸銘是也予因竊取古義即凡器物各為之銘非敢貽於博雅之君子蓋庶幾動作之間私致其警焉爾合之得二十首

冠銘

爾形之端故居我元吾德苟或愆曷居人之先

佩銘

動中規矩鳴中律呂庶其為子輔

履銘

義之趨信之踐毋蹈非毋臨險

枕銘

體木而圓於以警吾昏體石而方於以安吾常

席銘

我身之逸兮藉爾以為偃也我心之直兮匪爾之可卷也

衾銘

舉而施之庇乎一體苟能推之覆疇乎遐邇

帳銘

起處毋溷乎而褻不可徇乎而隱顯公順乎而獨不可慎乎而

笥銘

非義勿納非禮勿發

櫛銘

布帛大素其尚親附也錦繡黼黻如之何弗拒也

鼎銘

鉉有金玉享受福矣或折爾足覆公餗矣

鏡銘

貌之妍醜爾則辨其外心之淑慝爾曷鑒其內



櫛銘

髮之亂也可以理之政之勞也曷以治之

尺銘

百分之積乃成乎尺尺而復累吾不知其止學之為功固如是

印銘

質金相文玉章德之臧名乃長

觚銘

以此書文常思明以此書事常思平以此書獄常思生以此書財常思輕

琴銘

情性之正以防其淫造化之妙以鉤其深嗚呼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欲知舜文王周公孔子者微乎斯音曷以得其心

匱銘

虛其中厥有容維能容久則充

榻銘

坐如尸敬以持有弗莊者人所非

屏銘

心不可蔽可蔽者目天不可蔽可蔽者人

劍銘

水斬蛟鱷陸剽象犀益少忍之以全物軀

明文在卷三十二

Blank spac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明文在卷三十三目錄

原

文原

畫原

宋宋

濂濂

Blank space with vertical lines for text.

明文在卷三十三

常熟 薛熙纂  
遂安 毛際可訂

原

文原

宋 濂

余諱人以文生相命丈夫七尺之軀其所學者獨文乎哉雖然予  
之所謂文者乃堯舜文王孔子之文非流俗之文也學之固宜浦  
江鄭楷義烏劉綱楷之弟栢嘗從予學已知以道為文因作文原  
二篇以貽之  
其上篇曰人文之顯始於何時實肇於庖羲之世庖羲仰觀俯察  
畫奇偶以象陰陽變而通之生生不窮遂成天地自然之文非惟  
至道舍括無遺而其制器尚象亦非文不能成如垂衣裳而治取  
諸乾坤上棟下宇而取諸大壯書契之造而取諸夬舟楫牛馬之  
利而取諸渙隨杵臼棺槨之制而取諸小過大過重門擊柝而取

諸豫弧矢之用而取諸睽何莫非粲然之文自是推而存之天衷民彝之敘禮樂刑政之施師旅征伐之法井牧州里之辨華夷內外之別復皆則而象之故凡有關於民用及一切彌綸範圍之具悉囿乎文非文之外別有其他也然而事爲既著無以紀載之則不能以行遠始託之辭翰以昭其文略舉一二言之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既成功矣然後筆之爲禹貢之文周制聘覲燕享餽食昏喪諸禮其升降揖讓之節既行之矣然後筆之爲儀禮之文孔子居鄉黨容色言動之間從容中道門人弟子既習見之矣然後筆之爲鄉黨之文其他格言大訓亦莫不然必有其實而後文隨之初未嘗以徒言爲也譬猶聆眾樂於洞庭之野而後知聲音之抑揚綴兆之舒疾也習大射於矍相之圃而後知觀者如堵牆序點之揚觶也苟踰度而臆決之終不近也昔者游夏以文學名謂觀其會通而酌其損益之宜而已非專指乎辭翰之文也嗚呼吾之所謂文者天生之地載之聖人宣之本建則其末治體著

則其用彰斯所謂秉陰陽之大化正三綱而齊六紀者也亘宇宙之終始類萬物而周八極者也嗚呼非知經天緯地之文者烏足以語此

其下篇曰爲文必在養氣氣與天地同苟能充之則可配序三靈管攝萬彙不然則一介之小夫耳君子所以攻內不攻外圖大不圖小也力可以舉鼎人之所難也而烏獲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局乎小也智可以搏虎人之所難也而馮婦能之君子不貴之者以其驚乎外也氣得其養無所不周無所不極也攬而爲文無所不參無所不包也九天之屬其高不可窺八柱之列其厚不可測吾文之量得之規燬魄淵運行不息基地萬熒纏次弗紊吾文之燄得之崑崙立圃之崇清層城九重之嚴邃吾文之峻得之南桂北瀚東瀛西溟杳渺而無際涵負而不竭魚龍生焉波濤興焉吾文之深得之雷霆鼓舞之風雨翕張之雨露潤澤之鬼神恍惚曾莫窮其端倪吾文之變化得之上下之閒自色自形羽而飛足

而奔潛而泳植而茂若洪若纖若高若卑不可以數計吾文之隨物賦形得之嗚呼斯文也聖人得之則傳之萬世爲經賢者得之則放諸四海爲準輔相天地而不過昭明日月而不忒調變四時而無愆此豈非文之至者乎天德湮微文氣日削驚乎外而不攻其內局乎小而不圖其大此無他四瑕八冥九蠹有以累之也何謂四瑕雅鄭不分之謂荒本末不比之謂斷筋骸不束之謂緩旨趣不超之謂凡是四者賊文之形也何謂八冥詐者將以賊夫誠擗者將以蝕夫園庸者將以混夫奇瘠者將以勝夫腴者將以亂夫精碎者將以害夫完陋者將以革夫博味者將以損夫明是八者傷文之膏髓也何謂九蠹滑其真散其神糅其氛徇其私滅其知麗其蔽違其天昧其幾爽其貞是九者死文之心也有一於此則心受死而文喪矣春葩秋卉之爭麗也鳴號林而蛩吟砌也水踴蹄涔而火炫螢尾也衣被土偶而不能聽視也蟻蠹死生於甕盎不知四海之大六合之廣也斯皆不知養氣之故也嗚呼人

能養氣則情深而文明氣盛而化神當與天地同功也與天地同功而其智卒歸之一介小夫不亦可悲哉

予既作文原上下篇言雖大而非夸惟智者能擇焉去古既遠世之論文者有二曰載道曰紀事紀事之文當本之司馬遷班固而載道之文舍六籍將焉從雖然六籍者本與根也遷固者枝與葉也此近代唐子西之論而予之所見則有異於是也六籍之外當以孟子爲宗韓子次之歐陽子又次之此則國之通衢無荆榛之塞無蛇虎之禍可以直趨聖賢之大道去此則曲狹僻徑耳犖确邪蹊耳胡可行哉予竊怪世之爲文者不爲不多騁新奇者鉤摘隱伏變更庸常甚至不可句讀且曰不詰曲贅牙非古文也樂陳腐者一假場屋委靡之文紛揉麗雜不見端緒且曰不淺易輕順非古文也予皆不知其何說大抵爲文者欲其辭達而道明耳吾道旣明何問其餘哉雖然道未易明也必能知言養氣始爲得之予復悲世之爲文者不知其故頗能操觚遣詞毅然以文章家自

居所以益摧落而不自振也二三子所學日進於道聊一言之

畫原

宋濂

史皇與蒼頡皆古聖人也蒼頡造書史皇制畫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天地初開萬物化生自色自形總總林林莫得而名也雖天地亦不知其所以名也有聖人者出正名萬物高者謂何卑者謂何動者謂何植者謂何然後可得而知之也於是上而日月風霆雨露霜雪之形下而河海山嶽草木鳥獸之著中而人事離合物理盈虛之分神而變之化而宜之固已達民用而盡物情然而非書則無記載非畫則無彰施斯二者其亦殊途而同歸乎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且書以代結繩功信偉矣至於辨章服之有制畫衣冠以示警飭車輅之等威表旗旒之後先所以彌綸其治具匡贊其政原者又烏可以廢之哉畫繪之事統於冬官而春官外史專掌書令其意可見矣況六書首之以象形象形乃繪事之權輿形不能盡象而後諧之以聲聲不能盡諧

而後會之以意意不能以盡會而後指之以事事不能以盡指而後轉注假借之法興焉書者所以濟畫之不足者也使畫可盡則無事乎書矣吾故曰書與畫非異道也其初一致也古之善繪者或畫詩或圖孝經或貌爾雅或像論語暨春秋或著易象皆附經而行猶未失其初也下逮漢魏晉梁之間講學之有圖問禮之有圖烈女仁智之有圖致使圖史並傳助名教而翼羣倫亦有可觀者焉世道日降人心寢不古若往往溺志於車馬士女之華怡神於花鳥蟲魚之麗游情於山林水石之幽而古之意益衰矣是故顧陸以來是一變也閻吳之後又一變也至於關李范三家者出又一變也譬之學書者古籀篆隸之茫昧而惟俗書之姿媚者是耽是玩豈其初意之使然哉雖然非有卓然拔俗之姿亦未易言此也南徐徐君景暘工書史善吟古今詩信為才丈夫也旁通繪事一時賢公卿皆與之遊名稱籍甚有薦於朝者景暘以母老不仕予尤愛景暘者於其別去故作畫原以贈焉嗚呼易有之聖人

明文在卷三十三  
有以見天下之蹟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然象之事  
又有包乎陰陽之妙理者誠可謂至重矣景暘其亦知所重乎哉

明文在卷三十三

明文在卷三十四目錄

郊祀議

季本

孔子廟堂議

宋濂

吳文正公從祀議

楊士奇

王待制私諡議

方孝孺

薛文清公從祀孔廟議

陸深

明文在卷三十四

常熟 薛熙纂  
嘉定 孫致瀾訂

議

郊祀議

季本

郊者天子所以祀天之祭也兆於南郊故謂之郊劉原父曰夏后氏以建寅為正商人以建丑為正周人以建子為正王者必以其正月郊是以歲首之月而郊也歲首之月而以郊先焉禮莫重於此矣故禮運曰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禮行於郊而百神受職焉謂之百神則六宗於此禮焉山川於此望焉羣神於此徧焉六宗者日也月也風也雨也霜也雪也星者日之類也辰者月之類也雷者風之類也雲者雨之類也露者霜之類也冰者雪之類也六者各以類從皆成象乎上而當尊者故曰宗山川者五嶽也四鎮也四海也四瀆也各以其方類分而又謂之四類皆成形



乎下而可想見者也故曰望羣神者寒暑五行之帝皆陰陽氣運周於四時而迭為主宰者也故曰徧此皆天下之貴神也書曰類於上帝禋於六宗望於山川徧於羣神是蓋天地之貴神而合祭於類上帝之中矣凡神之成象成形者皆地氣之所爲也各有主宰焉皆謂之帝合而言之總謂之天郊天者掃地而祭地未有不與天交者也地與天交而後可以名郊蓋地雖與天爲對而主宰乎大地卽天也故凡大祭天者必有地焉於經則恆總稱爲上帝而已以魯事言之卜郊不從猶三望魯諸侯不敢盡同於天子故殺望於三是郊之兼望也又祭義言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是郊之兼日月也雖其文不詳然卽其兼望兼日月而觀則非單祭天也此可見天子之郊百神皆合矣豈有地不在其中之理哉第以周之歲首在子恆以子月郊天而郊特牲遂以郊爲迎長日之至周禮亦有冬至日祭帝於圜丘夏至日祭地祇於方澤之說蓋得之傳聞而失其本意耳果以冬至祭天爲定禮宜乎應節

卽郊矣而日常用辛則郊祭豈爲冬至而設哉若夏至祭地之說亦別有因蓋天地之祭有分有合郊天之祭大合百神也其餘則各因其所專主而祭之其名爲祭帝矣故四立之月迎四時於四郊而中央爲后土卽社也郊社之禮皆以稷配故社爲社稷其專位則國中祭則當夏秋之間用之孟秋建午而大社恆直其月故禮家因以夏至爲祭地而並列於天殊不知祭地本與四郊列爲五帝未可與郊天相對而同其大也然以其主宰而言亦得謂之上帝故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一歲之中分祭之目蓋不止此但爲召和氣而祭者恆於郊爲養萬物而祭者恆於社如四望亦附四郊之兆而山川邱陵墳衍則各從其方是方望之分祭也又如建寅之月則祈農事於南郊月令所謂孟春祈穀於上帝是也旣祈農事則及先嗇周禮所謂祈年於田祖是也建戌之月則報成於方社月令所謂季秋祭獸於四方是也建己之月則雩雩則祭風雲雷雨左傳所謂龍見而雩是也建亥之月則饗饗則祭

霜露冰雪月令所謂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也建卯之月晝則迎  
暑而當春分之日則朝日於東郊周禮所謂仲春迎暑祭義所謂  
祭日於東是也建酉之月夜則迎寒而當秋分之夕則祭月於西  
郊周禮所謂仲秋迎寒祭義所謂祭月於西是也凡此分祭之貴  
神皆專主一事之帝也而五祀司中司命司民司穀司寒八蜡諸  
小祀不預焉其國有大故以其所主之貴神旅聚而祭告焉則謂  
之旅在周禮或曰大旅上帝或曰旅上帝故曰旅四望是也旅非  
常祭也祭不欲數亦不欲疏各順其時而已矣夫事有大小時有  
先後豈可槩施無別哉記禮者往往承傳世儒迂腐之談參雜當  
時僭妄之事附會其言以罔後世苟非揆諸義理亦將何所折衷  
哉姑以一二事明之雲雷霜露冰雪皆天之貴神而生物之功不  
能舍此以有成也然周禮不列其目至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正主  
殺物宜爲祭霜露冰雪者而注家乃謂祭日月星辰夫日月已有  
春分秋分之祭而星辰則各以其類附焉可也乃又於祈來年時

祭之則於日月星辰之祭何其數而於霜露冰雪之祭何其疏耶  
且司中必掌善惡者司命必掌死生者皆歲終畢祭之小神也周  
禮乃以列於風師雨師之上而注家因指爲二星之名謬誤亦甚  
矣又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蓋謂天子巡狩而類上帝則以其  
先王之有功德於一方者配之豈以郊天配后稷之後復於國中  
有一明堂之祭配文王哉則禮亦黷矣月令季秋之月有曰大饗  
帝說者遂爲祀上帝於明堂是不察於季秋無饗帝之事也蓋其  
下文云嘗犧牲告備於天子嘗豈季秋之祭哉竊謂嘗當作常正  
以大饗帝當是孟冬事或卽指祈來年於天宗而其常用之犧牲  
先於此時告備故先發饗帝之文以起之耳豈可執此以證明堂  
之祭哉若家語以泰昭坎壇王宮夜明幽榮雩祭爲六宗則亦別  
出一祭星而無雲雷霜露冰雪輕重亦不倫矣且禮於六宗皆謂  
一時之祭而幽榮雩祭則似因災而祈者亦未必真得六宗之意  
也知此則禮家之言不足深據而春秋所載魯郊可以論矣夫周

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上辛此郊之常也故魯郊先卜正月  
卜而不從然後及於三月耳禮家乃謂魯無冬至大郊之事降穀  
於天子故以啟蟄之月祈穀於上帝則魯之卜郊何以始於正月  
乎祈穀之祭專主農事不宜有望者也觀魯不郊而望則當郊之  
時已合祭眾神矣安得謂非冬至大郊之事哉夫天子祭天地諸  
侯祭境內之神蓋潤物之功常在山川養民之功常在社稷祭各  
有所主焉其神差卑故不敢稱帝雖祈穀亦豈得祭帝於南郊哉  
然魯郊實非爲祈穀也固用天子之大郊矣特以諸侯禮殺而望  
止於三耳然則魯之合祭天地禮之大者本古制也而亦別有分  
祭之時則義各有所在焉故崔氏禮注云日月有合祭之時謂郊  
祭天而主日配以月其禮大各祭之時謂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其  
禮小此雖專爲日月而發亦庶幾古禮之意者歟

孔子廟堂議

宋 濂

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然則爲廟以祀之其可不稽於古之  
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褻祀也褻祀不敬不敬則無福奈何  
今之人與古異也古者將祭主人朝服卽位於阼階東西面祝告  
利成主人立於阼階上西面尸出入主人降立於阼階東西面此  
皆主人之正位也卒盥祝盥於洗升自西階主人類升自阼階祝  
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祝酌奠主人西面再拜稽首皆爲几  
筵之在西也尸升筵主人西面立於戶內拜妥尸尸醋主人主人  
西面奠爵拜皆爲尸之在西也漢晉春秋所載章帝元和二年幸  
魯祠孔子帝升廟西面再拜開元禮亦謂先聖東向先師南向三  
獻官皆西向是猶未失古之意也今龔開元二十七年之制遷神  
於南面而行禮者北面則非神道尙右之義矣古者造木主以棲  
神天子諸侯之廟皆有主卿大夫士雖無之大夫束帛以依神士  
結茅爲菽無有像設之事開元禮亦謂設先聖神座於堂上西楹  
間設先師神座於先聖神座東北席皆以莞則尙掃地而祭也今  
因開元八年之制搏土而肖像焉則失神而明之之義矣古者灌

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炳蕭合羶薌蓋求神於陰陽也今用熏薌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與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其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為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隣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羣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為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

賢配諸州但以先師顏子配今也雜置而矣列甚至荀況之言性惡楊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廁其中吾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一切實而不講顏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顏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表叔也乃坐其下淳祐初張居程上後因國子監集議再定張遂居程下顛倒彝倫莫此為甚吾又不知其為何說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今專用春秋亦非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繫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漢律所製大晟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也其可乎哉古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元禮彷彿儀禮饋食篇節文為詳所謂三獻各於獻後飲福卽尸醋主人主婦及賓之義也今憚其煩惟初

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嗚呼學校者禮之所自出猶河瀆之宗瀛海也猶山岳之祖崑崙也今乃舛謬若是則其他可知矣禮固非士庶人之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默默以自安乎雖然此姑言其略爾若夫廟制之非宜冕服之無章器用則雜乎雅俗升降則昧乎左右如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也或者則曰子之言信辨矣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焉皋陶伊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夷益傳說箕子皆可與享於先王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祀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祀則自天子下達矣苟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皇不汨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也不識可乎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爲而不可也

吳文正公從祀議

楊士奇

欽奉聖旨命臣等考究元儒吳澄應否從祀議擬奏聞臣士奇等欽遵考得元翰林學士吳澄所著書及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所狀澄事行蓋澄自十歲得宋儒朱熹所注大學讀之卽知爲學之要專勤誦讀次讀語孟中庸亦然遂大肆力於諸經十五專務聖賢之學致踐履之實以道自任其所自勵勤謹敬和自新自修消人欲長天理克己悔過矯輕警惰顏冉理一等銘其教學者有學基學統等篇深究濂洛關閩之旨考正孝經校定易書詩春秋修正儀禮小戴記及邵雍張載之書有易書春秋禮記纂言及易纂言外翼皆所以啟大道之堂奧開來學之聰明傳之百世而無弊也時朝廷屢起之乃就國子監丞稍進司業一言不合卽自解去後屢徵復起亦不久於位進退之際卓然君子蓋元之正學大儒許衡及澄二人衡遭際世祖功在朝廷澄在朝之日雖淺其職論思教成均勸講經筵咸積誠意預大議論大事咸引古道而功在學者尤多故二人之沒皆謚文正衡在當時已列從祀澄旣後出

又卒於元衰之際當時已有建議宜列從祀者屬元綱日頽未及  
舉行今澄所著諸書具在我國家崇儒重道大明四書五經及性  
理之旨凡澄所言皆見采錄以惠學者蓋澄問學之功朱熹以來  
莫或過之而從祀諸儒自荀況下至范甯語其事功皆未及澄今  
若升澄從祀孔子廟庭列諸許衡之次允愜斯文之公議昭國家  
之盛典謹具奏聞伏候敕旨

王待制私諡議

方孝孺

翰林待制王公禕使雲南以節死久而易名之典未下門人私諡  
之烏傷俞恂曰惟三代之學本諸身心著於行事發於文辭表裏  
相符華質不爽故著於書者卽其操行之餘見於行者卽其學術  
之實未有言與行乖身與學戾者也世降道喪儒者始離學術心  
身而二之所學歸乎仁義而所爲徇乎邪僻考其爲書則上援聖  
賢稽其所至則僅同庸俗以之處下則不足以美風教化鄉閭以  
之事君則不足以光朝廷率海內惟待制公則不然自其少時已

有大志受於家庭得於師友者皆純正之學察理盡乎精微制行  
本乎忠恕負剛方之氣懷經濟之資當元之季嘗草書數千言將  
上於朝以救闕失知事不可爲乃歸休於家欲以文辭名後世既  
而遭逢聖朝遂爲史官修元史始於太祖造邦之初終於末主播  
殂之後刪煩剔冗補其軼遺君臣賢否邪正逆順之跡天地事物  
禮樂刑政兵民財貨消長興廢盛衰之由莫不粲然包綜具有倫  
序嘗兩贊郡政咸著廉能之聲有豈弟之德後以伉直忤用事者  
使萬里絕險之邦留滯數年蠻夷向義之心未洽遂加戕害竟不  
屈以死追考公平生志行端潔學術淵深其於性命道德之要治  
忽成敗之幾灼見洞曉發之文辭敷腴蔚瞻浩乎若秋江之濤鼓  
盪莫測而其來有本也藹乎若春空之雲變化不常而其出無窮  
也其在翰林嘗掌制命四方學者爭傳誦之求者盈門以不得一  
言爲恥蓋自古盛世之文一代不能數人而公之述作可與相準  
偏才曲士多優於言而劣於行公南中之節奮厲卓偉使異域知

中國有守死不貳之臣其過於人甚遠昔王仲淹孟東野之徒門人朋友皆援古著諡後世韙之今欲最公文行以文暨節諡之於禮其可眾皆曰諾其子紳以告天台方孝孺孝孺曰子嘗聞翰林學士金華宋公稱待制公文行皆如恂言死而易名於義為稱乃定諡曰文節

薛文清公從祀孔廟議

陸深

臣謹按祭祀之議本以報功而孔廟祀典實為傳道夫聖人之道大矣遠矣今六經所載皆聖人之道也有能以六經之道蘊之身心是曰立德發揮六經之理見之政治是曰立功講明六經之文形於著述是曰立言夫德以建極也功以撫世也言以垂訓也凡有一於此皆應法施於民之義故祭其福焉類其歆焉靈其妥焉神斯享矣此孔廟祠祀之所緣起非徒以彌文為也顧世儒之論從祀者每多責備於著述之文而於道德之實若在所後蓋有見於祭法報功之說亦以孔子刪述之功居多而祀典皆在教學之

地故爾臣則以為聖人之道本末一貫謨訓功烈以時而出初無意必於其間也其在後儒不得不與時而為升降此祀典之所以品節也自今論之孔門七十二賢親炙聖化相與講明有翊道之功故宜祀秦火之烈典章焚棄故二十二經師口授祕藏有傳道之功宜祀魏晉之際佛老並興故排斥異端者有衛道之功宜祀隋唐以後聖學蕪故專門訓釋者有明道之功宜祀自程朱以來聖學大明學者漸趨於章句口耳之末故躬行實踐者有體道之功最宜祀此皆出於人心之同然而無事於一毫之假借故曰禮以義起又曰天序天秩此之謂也欽惟我朝列聖純以道化天下表章六經不遺餘力名臣輩出足配古人然能以理學為宗者實自瑄始考其平生出處進退言論風旨其不合於聖人之道者鮮矣況生當程朱之後素尊程朱之學而反躬實踐復性存誠所以立其德者亦足以救末世支離之弊習其於世教似為有功揆之祭法亦應有合但先年亦嘗建議從祀先臣劉定之議以為瑄

實名臣勤學好問歸潔其身無愧文清之美謚至以較量朱子之  
門人高弟微寓不滿故斷以瑄祀可無施行蓋其愛護祀典之嚴  
也故此後來公論有曰本朝理學一人又曰今之真儒當入孔廟  
有曰此原大儒當入從祀有曰潛心理學當入廟庭有曰有功名  
教侑食無忝蓋其推崇尊慕之至也如此雖然是非必久而後定  
禮樂待人而後行今聖明在上議禮考文正其會也臣又按古人  
制祭祀之禮雖曰報功其意又在風勵後來蓋欲引長其道以爲  
世教計也是故孔子之祀通於萬世則孔子之道行於萬世豈徒  
以邊豆裸獻云乎哉若使今之爲士者皆能如瑄之爲學則言行  
功業必有可觀於世道何如也所謂法施於民者莫大於此仰惟  
皇上中興德冠千古行聖人之道得聖人之統主張斯文蓋亦有  
年如瑄者河津有特祀矣太原有專祀矣必欲鋪張一王之大典  
以表章理學之有人羽翊聖門風勵來學則從祀之選非瑄不可  
謹議



明文在卷三十四

明文在卷三十五目錄

論

衡運論

分野論

井牧論

兵禮論

貞女論

胡翰

蘇伯衡

胡翰

吳沈

歸有光

明文在卷三十五

常熟 薛熙纂  
山陰 呂師濂訂

論

衡運論

胡翰

皇降而帝帝降而王王降而伯猶春之有夏秋之有冬也由皇等而上始乎有物之始由伯等而下終乎閉物之終消長得失治亂存亾生乎天下之動極乎天下之變紀之以十二運統之以六十四卦乾天道也健而運乎上坤地道也順而承乎下天地既判其氣未交爲否既交爲泰始乎乾訖乎泰四卦統七百二十年是爲天地否泰之運乾一索得男而爲震坤一索得女而爲巽震長男也巽長女也夫婦之道也始成爲恆既交爲益乾再索得男而爲坎坎中男也坤再索得女而爲離離中女也中男中女夫婦之道成爲既濟既交爲未濟乾三索得男而爲艮艮少男也坤三索得

女而爲兌兌少女也少男少女夫婦之道成爲損既交爲咸是爲男女交親之運男治政於先女理事以承其後男之治也從父之道大壯也无妄也長男從父者也六卦統一千一百五十有二年是爲陽鼎守政之運女之治也從母之道觀也升也長女從母者也晉也明夷也中女從母者也萃也臨也少女從母者也六卦統一千有八年是爲陰彘權行之運坤陰也得陽育而生男乾陽也得陰化而生女男歸於母女應於父豫也復也長男歸母者也比也師也中男歸母者也剝也謙也少男歸母者也六卦統九百三十有六年是爲資育還本之運小畜也姤也長女應父者也同人也有大有也中女應父者也夬也履也少女應父者也六卦統一千二百二十有四年是爲造化符天之運乾坤父母之道也必有代者焉代父者長男也從長男者中男少男也解也屯也中男從長者小過也頤也少男從長者也四卦統六百七十有二年內外以剛陽治政是爲剛中健至之運陽剛之極陰必行之代母者長

女也從長女者中女少女也家人也鼎也中女從長者中孚也大過也少女從長者也四卦統七百九十有二年內外以陰柔爲治是爲羣愚位賢之運陰隨於陽爲順豐也噬嗑也中女從長男者也歸妹也隨也少女從長男者也節也困也少女從中男者也六卦統一千八百年是爲德義順命之運陽隨於陰爲不順渙也井也中男從長女者也漸也蠱也少男從長女者也旅也賁也少男從中女者也六卦統一千八十年是爲惑妬留天之運長男既息爲男之窮也長女既息爲女之窮也於是中男與少男相搏焉蹇也蒙也二卦統三百三十有六年是爲寡陽相搏之運陽之搏也陰必隨之於是中女與少女會焉睽也革也二卦統三百八十有四年是爲物極元終之運十二運上下萬有一千七百八十載陽來陰往大乙臨之不浸則不極不極則不復復而與天下更始非聖人不能也聖人非天不生也天生仲尼當五伯之衰而不能爲太和之春者何也時未臻乎革也仲尼沒繼周者爲秦爲漢爲

晉爲隋爲唐爲宋垂二千年猶未臻乎革也泯泯焚焚天下之生  
欲望其爲王爲帝爲皇之世固君子之所深患也予聞之廣陵秦  
曉山迺推明天人之際皇帝王伯之別定次於篇

分野論

蘇伯衡

分野之說其傳也遠而周禮春秋傳始詳焉春官保章氏以星土  
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左氏內傳曰參爲晉  
星商主大火外傳曰歲星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此分野之說  
見於周禮春秋傳然也至漢地理志言分野乃爲始詳密謂秦爲  
東井與鬼之分野魏爲觜觿參之分野周爲柳七星張韓爲角亢  
氏趙爲昴畢燕爲尾箕齊爲危虛魯爲奎婁宋爲房心衛爲營室  
東壁楚爲軫翼吳爲斗越爲牽牛婺女而鄭康成則謂堪輿雖有  
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分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  
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  
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觀乎左氏謂

災惑守心宋景禳其咎實沈爲崇晉侯受其殃鄭氏謂分野之妖  
祥主用客星彗孛之氣以爲象則驗災祥於星土其法蓋古有之  
不可誣也然而吳越之地南而星紀則在丑齊之地東而玄枵則  
在子晉之地亦東而降婁則在戌東西南北往往相反而不相配  
是則誠爲可疑者杜預等注旣莫能詳而鄭氏則謂國中之封域  
於星則有分焉其書亾矣夫有其書而旣亾此後人所以求其說  
而不得自漢以下星官史家參之以度數毫分縷析各極其至而  
十二次分野相配之理卒莫有名言之者嗟乎夫豈不以不足言  
而不言之歟唐天文志浮圖一行皆以河漢爲言固已疎遠及賈  
公彥輩乃援古昔受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以爲證若  
然則三代之分野皆當不同而列國所屬亦必有同焉者矣嘗試  
論之分野視分星古不謂地也地有彼此之不齊而分野在天則  
一定而不易以彼此不齊之地必欲求配於在天十二次整然之  
分野其說之難通也固宜蓋天有三垣紫微太微天市是也紫微

太微皆將相輔佐之位而天市下垣則列國星宿之所在其星東西二十有二宋南海燕南東海徐吳越齊中山九河趙魏韓楚梁巴蜀秦周晉河間河中曰分野者指列宿所屬之分而言也鄭氏所謂星土者是也其國在此而星則在彼彼此各不相配而其爲象未嘗不相屬非地之在北者其分野在天亦居北地之在南者其分野在天者亦居南也列國之在天下彼此衡從之不齊猶犬牙然而欲以其地之不齊者求合乎在天之分野之整然者彼此之不相配無足怪者甚者至以天之北極爲天之首其體及背故有吳北魯東之差其惑甚矣易不云乎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水火木金土其形在地者也而天有其五星焉所謂象者豈惟五星哉凡物莫不皆然矣故夫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諸國之地地之形也而其星在天象之謂也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天有是星則有是名曰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列國者非後世有是名而舉以爲分野之名也何以知其然也徵諸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

巴蜀中山有以知之也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巴蜀中山在天皆爲列星而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非國中山巴蜀非若諸國之顯也故曰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而分野者指列星所屬而言也或曰若然則十二次之說將無所徵歟曰十有二次所以驗天運之度數日躔之次舍此蓋古法而歷家之所取證者也因其度數次舍之所在而妖祥見焉則其所屬之地從亦可徵矣抑分野之說豈專係於是哉

井牧論

胡翰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萬民故天下之利聖人不私諸己亦不以私於人井田之制是也井田者仁政之首也井田不復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矣其後二百三十有二年而漢始有名田之議猶古之遺意也又其後六百有三年而元魏始有均田之法猶古之遺制也先王之遺制遺意由秦以來僅一二見又皆行之不遠天下之民益敝矣爲政者南面以子萬姓一夫之飢猶己飢之一

夫之寒猶已寒之孰無是心也而訖莫之拯焉方漢承秦苛虐之後民新脫去湯火未遑蘇息高帝因而撫之逮及文景之世國家晏安無事宗戚大臣憑藉貴高之勢爭取美田宅以爲子孫利益郡邑富商大賈周流天下貲累鉅萬治生產畜牧膏壤十倍上儼封君編戶之氓無立錐之地則卑下之爲役爲僕不暇顧其身貧富不均勢所馴致也故董仲舒言於孝武以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抑兼并名田者占田也占田有限是富者不得過制也其後師丹孔光之徒因之令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之議者以三十頃之田周三十夫之地也一夫占之過矣晉石苞令民男女二人占田百畝丁男女有差有國食祿者有差或十頃或五十頃兼以品蔭其親屬自啟奸端矣民無恆產不能制之專事要求之間不勞民駭眾坐獲井田之利此吾所未喻也但不過爲兼并之閑耳非有資於畝畝細民能無不足之患也故名田雖有古之遺意不若均田之善李安世在魏太

和中其得君非華夏之主也其得民非歸馬牧牛之時也以魏國之大獨能均其土地審其經術差露田別世業魏人賴之力業相稱北齊後周因而不變隋又因之唐有天下遂定爲口分永業之制而取以租庸調之法口分卽露田也露田夫四十畝婦人二十畝而率倍之口分八十畝而不倍唯歲易之田倍之永業卽世業也夫家受而不還皆二十畝所以課蒔桑麻也民有多寡鄉有寬狹田有盈縮狹鄉之民受田半之爲工商者不給而在寬鄉者給之亦半也老疾寡妻妾給之三十畝四十畝雖不畊不可無養也當戶者益之二十畝雖已有田不可不優也以此均天下之田貧不得粥富不得兼猶懼不能守吾法而乃聽民粥永業以葬粥口分以遷是以小不足而大亂法也何球於敝振窮恤貧民護保息周典也何惜而不爲之粥而加罰永徽之禁抑末耳議者如宋劉敞又以魏齊周隋享國日淺兵革不息土曠人稀其田足以給其眾民獲其實唐承平日久丁口滋多官無閑田給受民不復獲其

實徒爲具文不知隋唐之盛丁口相若耳開皇十二年發使均天下之田狹鄉一夫僅二十畝隋之給受何加於唐也唐雖承平日久貞觀開元之盛其人戶猶不及隋何至其田具文無實也敞言過矣但狹鄉之民多而田不盈永業之田粥而民不固如陸贄所謂時弊者勢馴致也時弊則法亦弊故均田雖有古之遺制不若井田之善周制九夫爲井井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邱四邱爲甸甸有洫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都有澮地方百里是爲一同治都鄙者以之夫間有遂遂有徑十夫有溝溝有畛百夫有洫洫有涂千夫有澮澮有道萬夫有川川有路萬夫之地三十二里治鄉遂者以之孟軻氏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蓋二法並行遂人匠人多寡異數而內外相經緯焉王畿之內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六鄉六遂居之六遂之餘地爲甸地距國中二百里卽公邑之田天子使吏治之者也甸地之外爲稍地距國中三百里大夫所食之采邑也稍地之外爲縣地卽小都之田距國中四百里

卿及王子弟之疏者所食之采地也縣地之外爲疆地卽大都之田距國中五百里公及王子弟之親者所食之采地也此王畿之制井田常居十之六其不爲井者四郊甸地耳其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則出地貢者亦三三相任如井田之法八家樹藝一夫稅入於公孟軻氏所謂皆什一者是也鄉遂之地萊五十畝或百畝二百畝而都鄙之田或不易或一易再易是亦名異而實同也地有肥磽爲之井者必有牧以濟之所謂萊與易者則皆牧也故小司徒曰井牧其田野井者其正也牧者其變也井地均不必牧也井地不均則牧以均之也由是達於天下雖有山林川澤不可以開方制者以井牧授之貢助取之諸侯之國可按而定也楚人東南之要服也蔣掩爲司馬度山林鳩澤藪辨京陵表澮鹵數疆潦規堰瀦町原防牧隰皋井衍沃量九土之入修千乘之賦況中國之地無山林澤藪之阻無澮鹵疆潦之患原隰衍沃舉目千里夏后氏用之以爲貢商人用之以爲助而周人兼用之以制畿甸經

邦國其法可考者往往存於周官之書其不合者以孟軻氏爲之  
權衡豈不較然也哉故嘗以井田之法行有十便民有恆產不事  
未作知重本一也同井並畊勞逸巧拙不相負齊民力二也奉生  
送死有無相贍通貨財三也貨財不匱富者無以取贏絕兼井四  
也取以十一天下之中正吏無橫斂五也比其邱甸革車長轂於  
是乎出有事以足軍實六也一同之間萬溝百洫又有川澮戎馬  
不得馳突無邊患七也畎澮之水澇則疏之旱乾則引以溉注少  
凶荒八也少壯皆土著奸僞不容善心易生以其暇日習詩書俎  
豆養老息物成禮俗九也遠近共貫各安其居樂其業尊君親上  
長子孫其中不煩刑罰而成政教十也一舉而十者具矣何憚而  
不爲乎其謂不可爲者蓋亦有二焉邱甸縣都其間萬井爲溝洫  
者又萬計包原隰而爲之窮天下之力傾天下之財非數十年之  
久不克潰於成也非大有爲之君不能致其決也此不可者一也  
中古以降淳厚之俗薄澆僞之風熾恭儉之化衰功利之習勝經

久之慮少僥倖之敝多以限田抑富強猶有撓之者況使盡棄其  
私家之產乎以均田授農民猶有不能周之者又況生齒滋眾之  
時乎怨歸於上奸興於下此不可者二也然以予論之二者何足  
尼吾事乎古者步百爲畝漢人益以二百四十爲畝北齊又益之  
以三百六十爲畝今所用者漢畝步也今之五十畝古之百畝也  
漢提封田萬萬頃惟邑居道路山林川澤不可墾餘三千二百二  
十九萬頃皆可墾元始初遣司農勸課定墾田八百二十七萬五  
百三十頃是時天下之民一千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戶以田均之  
計戶得田六十七畝古之百四十畝也家獲百四十畝畊之未爲  
不給也加之簡稽則工商祿食之可損者又不知其幾也雖唐盛  
時永徽民戶不過三百八十萬至開元七百八十六萬亦不漢過  
也以天下之田給天下之民徵之漢唐則後世寧有不足之患乎  
田無不足之患則取諸民以與民天下皆知吾君之不私也天下  
有如卜式者且將先吾而爲之孰不響應於下也秦長城之役表



延萬里塹山堙谷暴兵三十萬而阿房之作督用徒刑者又七十餘萬郡邑之民發謫徙邊者又歲不休息不德甚矣天下怨誹未聞有一人違者況下令如流水之源固民心之所欲也王政之本也今先取一鄉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使其民悅然後行之一郡取一郡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使其民悅然後行之天下天下之制定事便而民悅也亦何異鄉郡乎是天下之田可井也事不勞者不永逸欲長治久安而不於此圖之亦苟矣唐太宗嘗讀周官之書至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慨然歎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人君負有為之才操可致之勢其時又非難也封建議而不行井田知而不復君子蓋深為惜之吾聞春氣至則草木生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必有使之者矣物莫知之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為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為上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為用管商之法孰與先王之制天下皆知其非民利也而齊秦舉國聽之其故又可知也以先王之制使若管商者

為之以紀人事經地利吾知天下之田可限也可均也可井也此無他善操其所使而已矣忠信之道賞罰之柄上之所以使也

兵禮論

吳沈

愚讀周官之書未嘗不歎夫聖人之於兵政何其詳也蓋兵之設久矣唐虞之前不見於經而唐虞之際則士師之官實掌之士刑官也兵者刑之大者也古人所謂大刑用甲兵是也兵藏於田賦徒眾主於司徒軍師領於秩宗虞則馬政之司而其工則軍械之所出也故兵雖無專官而事初未嘗廢焉吁九官之兵刑合為一而六典之兵刑分為二亦可以觀世道之變矣且六官之制周公之所定也九伐之法既專委大司馬矣而五官之屬亦互相參領太宰統眾職即百揆之無不總也宗伯即秩宗而司空即其工也司寇雖不主兵而軍刑洫戮則其任焉平居則各司其司以聽上之命有事則各職其職以趨上之令官非虛設而法非文具聖人之經制纖悉如此哉且兵者將使之以殺人者也聖人不取之於

浮閒凶暴之徒而必取之於勤苦稼穡之農夫使其爲農之日不知有兵之害而爲兵之日不敢忘農之勞用之則驅之於戎行不用則歸之於田里豈有後世招聚之害供饋之費乎此則立法之最善者也然天下之事不習則廢不祥之器豈可以常施於日用之間乎無故而習兵是習殺人也故聖人又爲之蒐狩之制因祭而田因田而閱申之以戰陳部曲之法詔之以坐作進退之節以天子之尊而逐取禽獸草莽之野不以爲煩也不特此也干戈之舞射御之方蓋自成童以及於壯其教未嘗一日而廢也至於弓劍之獻矛戟之進亦必謹其儀事聖人之慮以爲平時授受之不謹則當夫倉卒必有不善於用者矣王朝邦國之中朝祭賓享之日上以射而擇士下以射而貢士以考德行以觀威武是以當是之時公朝大夫以及士庶其所以爲禦侮克敵之備無不能焉他日用之民皆良兵而吏皆良將也嗚呼弓矢斧鉞人情之所畏也田狩宴享人情之所悅也先王以飾怒之具而爲飾喜之儀寄至

險於順動而伏天下之所畏於君臣之所共悅此則其微意之所在也使天下之人而皆從容於禮讓之域焉固聖人之所大願也不幸而用之將以除殘去暴而聖人之心亦必欲行之以道殺人之中而有禮焉非古之聰明神武者何足以與此乎惜夫有虞之禮不可得見而成周之制度可考者僅若是而已先王之禮既廢不能講宜天下後世之爭馳於變詐之末而不自覺也豈不可哀也哉

貞女論

歸有光

女未嫁人而或爲其夫死又有終身不改適者非禮也夫女子未有以身許人之道也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者是以身許人也男女不相知名婚姻之禮父母主之父母不在伯父世母主之無伯父世母族之長者主之男女無自相婚姻之禮所以厚別而重廉恥之防也女子在室惟其父母爲之許聘於人也而已無所與純乎女道而已矣六禮既備壻親御授綬母送之門共牢合巹

而後爲夫婦苟一禮不備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女不自往也猶爲奔而已女未嫁而爲其夫死且不改適是六禮不具壻不親迎無父母之命而奔者非禮也陰陽配偶天地之大義也天下未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則如何孔子曰壻已葬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也弗敢嫁而許諾固其可以嫁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夫壻有三年之喪免喪而弗取則嫁之也曾子曰女未廟見而死則如何孔子曰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不杖不菲不次歸葬於女子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未成婦則不繫於夫也先王之禮豈爲其薄哉幼從父兄嫁從夫從夫則一聽於夫而父母之服爲之降從父則一聽於父而義不及於夫蓋既嫁而後夫婦之道成聘則父母之事而已女子固不自知其身之爲誰屬也有廉恥之防焉以此言之女未嫁而不改適爲

其夫死者之非禮也或曰以勵世可也夫先王之禮不足以勵世必是而後可以勵世也乎

明文在卷三十五

明文在卷三十六目錄

辨

河圖辨

洛書辨

璽辨

王禕

王禕

劉定之

明文在卷三十六

常熟薛熙纂  
無錫張夏訂

辨  
河圖辨

王禕

河圖出於書契未作之先載籍以來幾千年於此矣而所以為河圖者其說未明也易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書顧命曰河圖在東序論語曰河不出圖河圖之名見於經者如此而其為體則固未始經見也後世儒者因其體之不經見也顧遂以其私傳臆說互相模倣穿鑿聖祕凌厲道妙各自以為得其說矣然卒莫有至當之歸於是河圖者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所以示萬世陰陽造化之理者乃反視之若神奇矣者焉自今觀之為關朗氏之說者曰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五十居中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是以十為河

圖九爲洛書也爲劉牧氏之說者曰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爲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者洛書也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者河圖也是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也二氏之說其相反也若此邵子曰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又曰圓者星也歷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畫也畫州井地之法其昉於此乎世皆謂邵子以十爲圖而九爲書也然戴九履一之圖其象圓一六二七之圖其象方是九圓而十方也安知邵子不以九爲圖十爲書乎朱子發張文饒精通邵學者也亦皆以九爲圖十爲書而朱氏推序其源流以爲濮上陳搏以先天圖傳種放放傳穆修修傳李之才之才傳邵子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旣旣傳許堅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修以太極圖傳周敦頤敦頤傳程顥程頤程子解易大傳大槩祖劉氏說也及新安朱子始力詆劉氏之非而引大戴禮書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言以證洛書以爲大傳旣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則九爲洛書

十爲河圖夫復何疑然而猶曰易範之數誠於表裏又曰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則朱子尙不能無疑於此也臨邛魏氏則又疑朱子之說以謂朱子始以九圖十書爲劉長民託之陳圖南辭而闕之而引邵子爲證然邵子第言圖方而不言九十果孰爲書孰爲圖也又謂靖士蔣山以先天圖爲河圖五行生成數爲洛書戴九履一圖爲太乙下行九宮數此不爲無見者蓋九宮數見之乾鑿度張平子傳卽所謂太乙圖而劉牧以爲河圖固有可疑先天圖卦爻方位縝密停當其爲古書無疑乃僅見於魏伯陽參同陳圖南爻象卦數猶未甚白至邵子乃大明今定爲河圖雖無明證而誠有可取者是則魏氏雖疑朱子之說而亦無有一定之論也厥後言河圖者復數家新安羅端良嘗以河圖示人謂建安蔡季通得於蜀隱者其體如車輪白黑交錯而八分之以爲八卦純白者純陽而爲乾純黑者純陰而爲坤黑白以漸殺之而爲餘卦此其一也江東謝枋得以爲嘗傳河圖於異人其爲狀依倣八

卦以爲體坎離中畫而相交焉乃與方士抽坎填離之術相彷彿此其二也或曰凡與太極圖合者乃河圖也或曰九十二圖皆河圖也由是論之先儒之論河圖其爲說甚不同也後世將孰從而孰信之且河圖出於伏羲之世至孔子時數千年矣其間羣聖人未嘗言之孔子固嘗言之矣而不言其所爲圖自孔子以來又千餘年亦未嘗有明言之者而自近世關氏劉氏以後乃若是紛紛而莫之統壹焉予聞之師劉歆以八卦爲河圖王肅曰河圖八卦也王充亦曰伏羲王河圖從河水中出易卦是也此其爲知河圖者以予論之謂聖人因河圖以爲八卦則可謂八卦卽河圖則不可繫辭明言聖人則之則之云者因之以爲之謂也孔安國曰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謂之河圖是則聖人實因河圖以畫八卦其可卽謂河圖爲八卦乎大抵世儒因其體之不經見也故得以肆爲異說而莫之顧而亦孰知河圖之體未嘗不見於經也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

八天九地十朱子釋之曰此天地之數陽奇陰偶卽所謂河圖也是河圖固經之所載而見焉者也竊意河之所出者此則其本文謂之本文者自一至十五十五點有如星象故謂之圖也其位以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以生數合成數而分配如此者其本文自然之定位也蓋其中五爲衍母次十爲衍子次一二三四爲四象之位次六七八九爲四象之數二老位於西北二少位於東南其數則各以其類交錯於外而八卦定矣於是伏羲則之而乾坤艮巽坎離震兌之卦畫焉是則聖人之因河圖以畫八卦苟謂河圖卽八卦亦可也或曰審如斯言則以八卦爲河圖固有可徵然則河之所出者天一至地十卽爲其本文無乃涉於怪妄歟曰非然也天地啟造化之祕以示萬世則其事固非世之數數然者歐陽子嘗疑河圖洛書爲怪妄矣而南豐曾氏非之曰以非所習見則果於以爲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爲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嗚呼曾氏之言固予之所爲

言也

洛書辨

王禕

洛書非洪範也昔箕子之告武王曰我聞在昔鯀墮洪水汨陳其  
 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斃厥死禹乃嗣興天  
 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不言洪範為洛書也孔子之繫易  
 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未始以洛書為洪範也蓋分圖書為  
 易範而以洪範九疇合洛書則自漢儒孔安國劉向歆諸儒始其  
 說以謂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負圖其背其數十遂則  
 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出洛負文其背其數九禹  
 目而第之以定九疇後世儒者以為九疇帝王之大法而洛書聖  
 言也遂皆信之而莫或辨其非然孰知河圖洛書者皆伏羲之所  
 以作易而洪範九疇則禹之所自敘而非洛書也自今觀之以洛  
 書為洪範其不可信者六夫其以河圖為十者即天一至地十也  
 洛書為九者即初一至次九也且河圖之十不徒曰自一至十而

已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之位在北故一與六皆居北以水生成  
 於其位也地二生火而天七成之故二與七皆居南以火生成於  
 其位也以至東西中之為木金土無不皆然至論其數則一三五  
 七九凡二十五天數也皆白文為陽為奇二四六八十凡三十地  
 數也皆黑文而為陰為偶此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生成之位推  
 而驗之於易無不合者其謂之易宜也若洛書之為洪範則於義  
 也何居不過以其數之九而已然一以白文而在下者指為五行  
 則五行豈有陽與奇之義乎二以黑文而在左肩者指為五事則  
 五事豈有陰與偶之義乎八政皇極稽疑福極鳥在其為陽與奇  
 五紀三德庶徵鳥在其為陰與偶乎又其為陽與奇之數二十有  
 五為陰與偶之數二十通為四十有五則其於九疇何取焉是故  
 陰陽奇偶之數洪範無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以為九疇則洛  
 書之為洛書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足矣奚必黑白  
 而縱橫之積為四十五而效河圖之為乎此其不可信者一也且



河圖洛書所列者數也洪範所陳者理也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  
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之合也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也五紀  
者天之所以示乎人也皇極者人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  
所以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徵之人也  
福極者人感而天應之也是則九疇之自一至九所陳者三才之  
至理而聖人所以參贊經綸極而至於天人證應禍福之際以爲  
治天下之法者也其義豈在數乎豈如易之所謂天一地十者中  
含義數必有圖而後明可以索之無窮推之不竭乎漢儒徒見易  
係以河圖與洛書並言而洛書之數九遂以爲九疇耳審如是則  
河圖之數十也伏羲畫卦何爲止於八乎此其不可信者二也先  
儒有言河圖之自一至十卽洪範之五行而河圖五十有五之數  
乃九疇之子目夫河圖固五行之數而五行特九疇之一耳信如  
斯則是復有八河圖而後九疇乃備也若九疇之子目雖合河圖  
五十有五之數而洛書之數乃止於四十有五使以洛書爲九疇

則其子目已缺其十矣本圖之數不能足而待他圖以足之則造  
化之示人者不亦既疏且遠乎而況九疇言理不言數故皇極之  
一不爲少庶徵之十不爲多三德之三不爲細福極之十一不爲  
鉅今乃類而數之而幸其偶合五十有五之數使皇極儕於庶徵  
之恆陽恆雨六極之憂貧惡弱而亦備一數之列不其不倫之甚  
乎且其數雖五十有五而於陰陽奇偶方位將安取義乎此其不  
可信者三也班固五行志舉劉歆之說以初一日五行至威用六  
極六十五字爲洛書之本文以本文爲禹之所敘則可以爲龜之  
所負而列於背者則不可夫既有是六十五字則九疇之理與其  
次序亦已粲然明白矣豈復有白文二十五黑文二十而爲戴履  
左右肩足之形乎使既有是六十五字而又有是四十五數並列  
於龜背則其爲贅疣不亦甚乎此其不可信者四也且箕子之陳  
九疇首以鯀陞洪水發之者誠以九疇首五行而五行首於水水  
未平則三才皆不得其寧此彝倫之所爲斲也水既治則天地由

之而立生民由之而安政化由之而成而後九疇可得而施此彝  
倫所爲敘也彝倫之敘卽九疇之敘者也蓋洪範九疇原出於天  
鯀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畀之禹順水性地平天成故  
天以錫之耳先言帝不畀鯀而後言天錫禹則可見所謂畀所謂  
錫者卽九疇所陳三才之至理法天下之大法初非有物之可驗  
有迹之可求也豈曰平水之後天果錫禹神龜而負夫疇乎仲虺  
曰天乃錫王勇智魯頌曰天錫公純嘏言聖人之資質天子之上  
壽皆天所賦予豈必是物而後可謂之錫乎使天果因禹功成錫  
之神龜以爲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則箕子所敘直  
美禹功可矣奚必以鯀功之不成發之乎此其不可信者五也夫  
九疇之綱禹敘之猶羲文之畫卦也而其目箕子陳之猶孔子作  
彖象之辭以明易也武王訪之猶訪太公而受丹書也天以是理  
錫之禹禹明其理而著之疇以垂示萬世爲不刊之經豈神詭異  
奇之事乎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有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

吐地符又云河龍圖發洛龜書感又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  
夫聖人但言圖書出於河洛而已豈嘗言龜龍之事乎又烏有所  
謂九篇六篇者乎孔安國至謂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誠亦怪妄  
也矣人神接對手筆粲然者寇謙之王欽若之天書也豈所以言  
聖經乎此其不可信者六也然則洛書果何爲者也曰河圖洛書  
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於洪範何與焉羣言  
淆亂質諸聖而止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非聖人之言歟吾  
以聖人之言而斷聖人之經其有弗信者歟劉牧氏嘗言河圖洛  
書同出於伏羲之世而河南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  
卦吾是以知孔安國劉向歆父子班固鄭康成之徒以爲河圖授  
羲洛書錫禹者皆非也或曰河圖之數卽所謂天一至地十者固  
也洛書之數其果何所徵乎曰洛書之數其亦不出於是矣是故  
朱子於易啟蒙蓋詳言之其言曰河圖以五生數合五成數而同  
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

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中爲主而外爲客故河圖以生居中而成居外正爲君而側爲臣故洛書以奇居正而偶居側此朱子之說也而吾以謂洛書之奇偶相對卽河圖之數散而未合者也河圖之生成相配卽洛書之數合而有屬者也二者蓋名異而實同也謂之實同者蓋皆本於天一至地十之數謂之名異者河圖之十洛書之九其指各有在也是故自一至五者五行也自六至九者四象也而四象卽水火金木也土爲分旺故不言老少而五之外無十此洛書所以止於九也論其方位則一爲太陽之位九爲太陰之位故一與九對也二爲少陰之位八爲少陽之位故二與八對也三爲少陽之位七爲少陰之位故三與七對也四爲太陰之位六爲太陽之位故四與六對也是則以洛書之數而論易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方位之所若合符節雖繫辭未嘗明言然卽是而推之如指諸掌矣朱子亦嘗言洛書者聖人所以作八卦而復曰九疇並出焉則猶不能不

惑於漢儒經緯表裏之說故也嗚呼事有出於聖經明白可信而後世弗之信而顧信漢儒傳會之說其甚者蓋莫如以洛書爲洪範矣吾故曰洛書非洪範也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

璽辨

劉定之

咸陽縣民段義於河南鄉修舍得古玉印文曰受命於天旣壽永昌上之詔蔡京等辨驗以爲秦璽遂命曰天授傳國受命寶改年號爲元符秦始皇以藍田玉製璽六面正方螭紐李斯謨文以魚鳥篆刻之子嬰降時獻漢祖漢諸帝常佩之故霍光廢昌邑王賀持其手解脫其璽組王莽篡位元后初不肯與後乃出投諸地螭角微玷董卓之亂帝辯出走失璽孫堅得於城南甄官井中袁術拘堅妻得以稱帝術死璽仍歸漢傳魏隸刻肩際曰大魏受漢傳國之璽魏傳晉晉懷帝失位璽歸劉聰聰死傳曜石勒殺曜取璽冉閔篡石氏置璽於鄴閔死國亂其子求救於晉謝尙尙遣兵入

鄴助守因給得璽懷以歸尚送還晉方其未還也劉石二虜以璽不在晉謂晉帝爲白板天子晉蓋恥之然則晉之謂給得璽意者以解此恥也惡足盡信哉不旋踵鄴爲慕容燕所取璽或者實在燕矣謂在燕則燕爲苻堅所併而堅見虜於姚萇萇從堅求璽堅罵之曰五胡次序無汝羌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卒拒之以死蓋堅未嘗以送晉而璽於此乎亡矣謂晉果給得之於鄴則傳宋齊梁而侯景取之景敗其侍中趙思賢棄之草間奔廣陵告郭元建取送高齊齊亡歸宇文周周傳隋煬帝死字文化及取之化及死竇建德取之建德見擒其妻曹氏奉以歸唐唐傳朱梁朱梁亡歸於後唐然後唐之未取朱梁也自云得璽於魏州僧僧得於黃巢亂唐之時而莊宗用以建大號則所取於朱梁之璽與所取於魏州僧之璽又未知孰爲秦之故物也抑卒同歸於後唐矣後唐廢帝從珂與璽俱焚繼之者石晉晉出帝重貴降遼太宗德光德光以其所獻璽非真詰之重貴對以昔璽旣焚今璽先帝所爲羣

臣共知蓋自有秦璽以來其間得喪存毀眞贋之故難盡究詰而至於重貴降遼之日秦璽之燬於火也已灼然著於人口耳自是以後有天下者不託以爲言矣哲宗蔡京乃能復得之於咸陽豈堅之所瘞藏至此而始出乎非也是又作天書之故智也天書號年爲祥符秦璽號年爲元符旣紹述乃考神宗之法又紹述乃高考眞宗之符不亦異哉堯舜禹之傳國其言著於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言爲國之道也秦始皇之傳國其言著於璽曰受命於天旣壽永昌言享國之福也志於其道者福從之志於其福者福未必從之假令哲宗所得信爲秦璽而其短世絕傳何有於受天命而壽昌哉信元后所謂亡國不祥璽爾其後徽宗以哲宗所得者爲未足而複製二璽其一龜紐六寸文曰承天福延萬億永無極謂之鎮國寶其一於闐大玉二尺許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太和萬壽無疆謂之定命寶與哲宗所得曰受命寶者爲三已而悉爲金人所俘以去前此金人以遼取石晉意其得秦璽

於獲遼主延禧之日責而徵之延禧訴以兵敗失於桑乾河及旣  
得於宋自謂愜所欲而義宗守緒死於蔡州幽蘭軒又爲煨燼然  
則哲宗之所得縱使眞爲秦璽元人亦不得取之矣詭妄之臣乃  
猶以之藉口欺世基禍黷武亦獨何哉詩曰投畀豺虎豺虎不受  
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言歸諸天庶乎禍端永絕也其亦  
無如之何而爲此言哉其此璽之謂哉

明文在卷三十六

